



第二章 「胡」字的語源與早期文 獻中「胡」的指涉對象

前 引

在與異民族接觸的過程中，給予異民族一個稱號似乎是文化接觸之初的必然反應。異類族群的名稱隨後會因雙方接觸的日益頻繁，而在當地主體民族語言中形成某種特別的意象，甚至擴大到指涉類似的文化概念。胡人作為一個華夏文明世界中的他者，其名稱在日後的中國歷史中被陸續沿用了兩千餘年，成為中國文明中一種重要的族群概念。因此「胡人」一詞的起源及其指涉對象之流變，在中國族群觀念史的研究中有其重要意義。在先秦時期族群觀的探討中，馬戎先生曾提示幾個值得討論的重點：人們如何組織起來形成群體？人們又是如何以不同的術語來稱呼這些群體？這些稱呼都包含了哪些意義？這些稱呼及其包含的內容又如何隨著社會與群體的實際發展進程而演變？¹本文打算沿用上述的某些概念，來探討「胡」字是如何的成為一種異類族群的名稱？其名稱本身有何意涵？其指涉對象有怎樣的流變？相信這些問題的釐清，對於瞭解先秦兩漢時期中原華夏民族的北疆族群觀，應具有相當的意義。

¹ 馬戎：中國傳統“族群觀”與先秦文獻“族”字使用淺析，收 關世傑 主編：《世界文化的東亞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402。

第一節 早期「胡」字之語源及語用研究

2-1-1 甲骨文與金文似無「胡」字

目前所書寫從古從月（肉）的胡字，似不見於甲骨文與金文，只見於戰國文字¹。金文中有一「𠂔」字，經唐蘭考訂實為胡字²，但其意是「𠂔」等於後世的「胡」這個王的名字，並不一定代表此字即為「胡」字³。至於殷代是否有與胡相對應的字，學者看法不同，如孫詒讓主「𠂔」與胡是同一個字⁴，而徐南洲則認為在甲骨文經常出現的「𠂔」方，其實就是胡方⁵，然未有甲骨文直接釋讀為胡者。至於其發音，上古音擬測為「 $\gamma\alpha$ 」⁶或「 $\dot{g}o$ 」⁷。

2-1-2 「胡」字在先秦文獻的其他用法

「胡」字在成為北族專稱之前，在西漢之前的古籍中尚有以下幾種含義：

一、作為人名：

如蔡仲之名為「胡」⁸，周厲王之名亦為「胡」⁹，又陳國之始封祖媯滿（不

¹ 張亞初：〈從古文字談胡、胡國與東胡〉，《文博》1992年1期，頁8。

²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年6期，頁31-39。

³ 此點承季旭昇教授告知，特申謝忱。

⁴ 張亞初：〈從古文字談胡、胡國與東胡〉，《文博》1992年1期，頁8。

⁵ 徐南洲：〈“𠂔”字門外談〉，《考古與文物》1987年3期，頁57-59、17。

⁶ 郭錫良：《漢語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93-94；又另參李珍華、周長楫編撰：《漢字古今音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96。

⁷ 高本漢：《漢文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頁28-29。

⁸ 見《史記·管蔡世家》（台北：宏業書局，1995年），頁1565。以下引用二十五史皆使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或其他書局之翻版），僅註明頁碼，不再另記出版項。

⁹ 見《史記·周本紀》，頁141。

淫)，亦稱為胡公¹⁰。

二、古國名：

其地一說在今安徽阜陽，一說在今河南偃城，一說在今河南許昌¹¹。該國春秋時為楚所滅，《左傳·定公十五年》：「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¹²。又《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燕之角，荊之幹，妣胡之筥，吳越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¹³有關胡國的問題下一節會有專論。

三、疑問詞，作「何」解，意為何故、為何，通「曷」：

如《詩經·國風·邶·式微》：「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¹⁴
《禮記·禮運》：「人而無禮，胡不遄死？」¹⁵

四、表反詰，作「豈」解：

《禮記·中庸》：「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¹⁶

《左傳·桓公十五年》：「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¹⁷

《呂氏春秋·知接》：「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¹⁸

五、指幡下窄而長的部分

¹⁰ 見《史記·陳杞世家》，頁1575。

¹¹ 陳槃：《春秋大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 冊五》（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99年），頁459（總917）。

¹² 《左傳·定公十五年》，頁985。

¹³ 《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頁595。

¹⁴ 《詩經·國風·邶·式微》，頁92。

¹⁵ 《禮記·禮運》，頁123。

¹⁶ 《禮記·中庸》，頁883。

¹⁷ 《左傳·桓公十五年》，頁127。

¹⁸ 《呂氏春秋·知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969。以下凡使用先秦兩漢之諸子著作，皆僅記註頁碼，不再另記出版項，出版項與版本請參照文末之徵引書目。

《國語 卷十九·吳語·吳欲與晉戰得為盟主》：「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此種用法延續至漢代。《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49.7B》：「曲旃一，緹紺胡一，靳干、幡各三。」¹⁹

對此，王國維認為：

胡者，旃幅之下垂者也。《說文》：『旃幅胡也。』《吳語》：『建肥胡，奉文犀之渠。』韋昭注：『肥胡，幡也。』謂之胡者，《說文》：『胡，牛頤垂也。』古人於下垂之物皆以胡譬之。旃幅之下垂者，形似牛胡，固有肥胡、旃胡、幅胡之名，或單言旃，或單言胡，則語之略也。²⁰

但于豪亮並不完全同意王國維之說，他認為王國維將旃、胡視為一物，或簡稱為旃，或簡稱為胡的說法是不正確的，他強調漢簡中將二者分別計算，恰恰說明幡和胡是不同的兩件東西²¹。

六、動物頤下之懸肉：

《說文·肉部》：「胡，牛頤垂也」²²。依其說法，其本義應為「牛頤下之垂肉」²³。其用法多指動物頤下之懸肉，如《詩經·國風·豳·狼跋》：「狼跋其胡，載疐其尾。」²⁴下迄漢代亦有類似的用法，如《漢書·郊祀志上》：「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顏師古注：「胡謂頤下垂肉也。」²⁵

¹⁹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49.7B》（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36。以下凡使用出土史料彙編，皆僅記註頁碼，不再另記出版項，出版項請參照文末之徵引書目。

²⁰ 王國維：《流沙墜簡·考釋二·四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84。

²¹ 于豪亮：〈居延漢簡釋叢〉，收《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74-175。

²² 《說文·肉部·胡》，頁175。

²³ 參見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241「胡」字條。

²⁴ 《詩經·國風·豳·狼跋》，頁304。

²⁵ 《漢書·郊祀志上》，頁1228。

2-1-3 漢代「胡」字的其他用法

一、「下或下垂」之義：

《爾雅·釋水》：「胡蘇」。邢昺疏云：「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²⁶

《禮記·深衣》：「袂圓以應規」。注云「謂胡下也，圓，音圓。胡下，下垂曰胡。」²⁷

二、指頸部、喉嚨：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顏師古注引晉灼曰：「胡，頸也。」²⁸

三、指戈末轉折而下的部分：

《周禮·冬官考工記·治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²⁹
孫詒讓《正義》：「胡之言喉也，援曲而有胡，如人之喉在首下，曲而下垂然。」³⁰

四、指「戟」：

楊雄《方言》卷九：「戟，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鉞胡。」³¹

²⁶ 《爾雅·釋水》，頁121。

²⁷ 《禮記·深衣》，頁963。

²⁸ 《漢書·金日磾傳》，頁2961。

²⁹ 《周禮·冬官考工記·治氏》，頁615。

³⁰ 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245-3246。

³¹ 《方言》，頁55。

五、「老」之義：

《釋名·釋長幼》：「九十曰鮐背……或曰胡耆，咽皮如雞胡也。」³²

六、遐、遠之義：

《儀禮·士冠禮》：「眉壽萬年，永受胡福」。鄭玄注：「胡，猶遐也，遠也。」

33

除此之外，胡尚可能有方形之義。如《爾雅·釋丘》：「方丘，胡丘」。郭璞注：「形四方。」³⁴，此處或有指涉方形之概念³⁵。

2-1-4 「胡」字似與鬚鬚無關

經由上述的用法分析，可看出胡字在大部份的先秦古籍中，除了曾為某一國名之外，似乎並無北疆外族之意。在詞類上，有學者指出不應將其歸入副詞，而應將其歸入名詞³⁶。在用法上值得注意的是：「胡」字最初曾是個名詞，指牛首下頷之垂肉，後來引申為與之形似的下垂之物都可稱作「胡」，如楊樹達即認為：「胡之言下，故凡下垂之物皆謂之胡」³⁷。不過雖然「胡」字有下垂之意，但是否與顏面上之鬚子有關？在漢代二者似無直接關聯。漢代用來指涉鬚鬚的本義字應為「而」字或「須」字（見《說文》），「而」為鬚鬚之象形，于省吾《甲骨文釋林·釋而》曰：「而象須（鬚）形，而與須初本同文後加頁為須，遂分化為二。」

³² 《釋名·釋長幼》，頁 854-2。

³³ 《儀禮·士冠禮》，頁 31。

³⁴ 《爾雅·釋丘》，頁 114。

³⁵ 依據筆者私下向季旭昇教授請益之意見。

³⁶ 喬永：〈“胡”字詞義考〉，《新疆大學學報》2001 年 2 期，頁 113-118。

³⁷ 楊樹達：〈語源學論文七篇 二、釋胡〉，《師大月刊》第 14 期（1934 年），頁 27-28。

³⁸。故「而」的本義為鬚鬚，後來虛化，本義才廢而不用³⁹。總之，「胡」字在當時並未用來引申為「鬚子」。

至於《穆天子傳》⁴⁰中曾有「犬戎□胡觴天子於當水之陽」(卷一)⁴¹、「犬戎胡觴天子於雷首之阿」(卷四)、「胡氏」(卷三)的字句，因《穆天子傳》的成書年代一直存有爭議，甚至有偽書之嫌⁴²，故其是否在西周之時已開始用於族名稱呼上，應存疑義。而存在於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胡國，是否與北疆異族有關，甚或與日後的胡人有直接關聯？我們將在下節做進一步的探討。

³⁸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台北：大通書局出版，1981年)，頁144-145。

³⁹ 王澤強：〈也談“東”、“薨”、“昔”、“胡”的本義〉，《淮陰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4期，頁107。

⁴⁰ 晉郭璞註、明范欽訂：《穆天子傳》(台北：廣文書局，1981年)。

⁴¹ 內田吟風從小川琢治之說，認為《穆天子傳》中「犬戎□胡」的空格，恐應補入「壽」字。即犬戎□胡與同書卷五所見的陵翟壽胡是同一族。在周穆王的時代，胡僅有犬戎壽胡與閼氏胡二者，犬戎壽胡是犬戎胡略稱的用法見同書卷四。參氏著：〈周代の蒙疆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卷4-5號(1939年)，頁20-21。

⁴² 有關穆天子傳的成書年代，目前有西周說、戰國說、秦漢以後說等看法，可參考以下各書：顧實：《穆天子傳西征講疏》(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衛聚賢：〈穆天子傳的研究〉，《古史研究》第一冊(上海：商務印書館，民23年)，頁187-245；衛挺生：《穆天子傳今攷》第一冊外篇(台北：陽明山莊出版部，民60年)；衛挺生：《穆天子傳今攷》第二冊內篇(台北：陽明山莊出版部，民60年)；衛挺生：《穆天子傳今攷》第三冊時地篇(台北：陽明山莊出版部，民60年)；小川琢治著 江俠菴譯：《穆天子傳考》，《先秦經籍考》(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民64年)，頁93-256；王貽樑、陳建敏：《穆天子傳匯校集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黎光明：《穆天子傳的研究》，《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二集第23期(1928年4月3日)，頁297-308。黎光明：〈穆天子傳的研究(續)〉，《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二集第24期(1928年4月10日)，頁318-333；顧頡剛：〈穆天子傳及其著作年代〉，《文史哲》第一卷第二期(1951年)，頁63-68；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中山大學學報》1957年第二期，頁26-48；王范之：〈《穆天子傳》與所記古代地名和部族〉，《文史哲》1963年第6期，頁61-67，78；衛挺生：〈一篇三千年前中國王者的遠遊日記〉，《東方雜誌》復刊第一卷第四期(民56年)，頁59-67；常征：〈《穆天子傳》是偽書嗎？〉，《河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頁30-53；錢伯泉：〈先秦時期的“絲綢之路”——《穆天子傳》的研究〉，《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頁81-92；劉肖燕：〈《穆天子傳》今譯〉，《新疆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頁93-101。莫任南：〈從《穆天子傳》和希羅多德《歷史》看春秋戰國時期的東西交通〉，《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頁50-58；王天海譯注：《穆天子傳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第二節 戰國時期的「胡」

一如前節所述，「胡」字在先秦時期有多種不同的用法，除了在今河南、安徽一帶曾有一個名為「胡」的小方國之外，皆與北疆少數民族沒有任何的直接關係。然自戰國以降，「胡」字突然作為北疆民族的一個稱號而開始見載於史籍，其中的原委及其所反映的歷史變化是本節所欲探究的重點。

2-2-1 春秋時代胡國的問題

首先，關於「胡」這個小方國，有以下兩個問題值得探討：其一，胡國究竟是個華夏國家還是一個與戎狄有關的國家；其二，胡國的國名與日後的北疆民族「胡」有無直接的關聯。依據傳統的說法，西周金文中所出現的胡國是屬於歸姓，《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提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杜預注曰：「胡，歸姓之國。」¹《史記·老子韓非列傳》：「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引《世本》：「胡，歸姓也。」²又《漢書·地理志上·汝南郡》屬縣有「女（汝）陰」，注曰：「故胡國」³，知西周胡國在今安徽阜陽縣。但也有另一種說法主張還有另一個姬姓胡國之存在，此姬姓胡國後來滅於鄭⁴。此說源於《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引《韓非子·說難》的記載，言明鄭武公在與群臣討論是否伐胡國時，曾說：「胡，兄弟之國也。」《正義》引《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⁵，因此像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中哀公六年「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之注云：「胡姬，胡國之女，姬姓」⁶，陳槃亦以為胡姬是「姬姓胡之女，故曰胡姬矣」⁷。後

¹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頁 685。

²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頁 2154，另可參照余太山先生之研究，見氏著：《古族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97。

³ 《漢書·地理志上》，頁 1561。

⁴ 頓嵩元：〈中原胡姓與北方胡人考〉，收 劉乃和 等編：《歷史文獻與民族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283-293。

⁵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頁 2154。

⁶ 見氏著：《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6 年），頁 1638。

⁷ 陳槃：《春秋大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 冊五 457》（台北：中研院史語所，1997 年），頁

來還有此歸姓胡國出自夔國的說法⁸，不過此說已遭學者批駁⁹，甚至所謂「姬姓」胡國也許根本就是一個誤解，應只有一個歸姓胡國，其地望西周時在河南鄆城縣，春秋初年才遷至今安徽阜陽¹⁰。

由以上諸說的討論可以得知先秦時期的這個名為「胡」的小封國，其實應與北方戎狄無涉。但也有學者認為，胡國為歸姓，此「歸」與「媿」通，1978 年陝西武功現出土的《胡叔簋》有「胡叔胡姬作伯媿媿媿」的句子，說明胡叔的女兒是媿姓，媿是鬼方之鬼的女化字，典籍亦用懷、隗、隕等字來表示，故胡國應是鬼方的方國之一¹¹，甚至是夏桀的後裔¹²。又前節曾提到 1975 在陝西扶風縣的《終簋》銘文上有「搏戎」的句子，唐蘭認為此「」即是「胡」¹³，有學者據此暗示此胡與前述的胡國相關¹⁴，但也有人認為此說目前還缺乏有力的佐證，尚難成為定論¹⁵。此外，《史記·楚世家》云：

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¹⁶

《世本》：

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是生六子，孕三年，啟其左肋，三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為昆吾。昆吾者，衛是也。二曰惠連，是為參胡。參胡者，韓是也。

¹⁷

913。

⁸ 蔡運章：〈胡國史跡初探〉，收錄於河南省考古學會等 編：《楚文化覓蹤》（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年），頁 200-214；頓嵩元：〈中原胡姓與北方胡人考〉，頁 286-288。

⁹ 何 浩：〈“胡為夔出”說辨證〉，《中原文物》1989 年 2 期，頁 28-33。

¹⁰ 晏昌貴：〈西周胡國地望及其相關問題〉，《湖北大學學報》1990 年 1 期，頁 22-26。

¹¹ 張亞初：〈從古文字談胡、胡國與東胡〉，《文博》1992 年 1 期，頁 10。

¹² 唐善純：《華夏探秘——上古中外文化交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07

¹³ 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 年 6 期，頁 31-39。

¹⁴ 余太山：《古族新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97。

¹⁵ 吳榮曾：〈戰國胡貉各族考〉，收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118。

¹⁶ 《史記·楚世家》，頁 1690。

¹⁷ 《世本》，頁 13-14。

《通志·氏族略二》說法與此類似：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脅而出三人焉，……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為胡國，楚滅之。¹⁸

此又一說¹⁹，然此處之參胡是否與《戰國策·十九趙策》中所載的參胡相同，目前學界尚無進一步的論考。顧頡剛曾贊同「參」為「東」字之訛的說法，認為參胡其實即為東胡²⁰。

關於胡國的問題，綜合上述學者們的研究，本文認為胡國應為一歸姓的華夏國家，姬姓胡國之說的史料證據是不充分的²¹，而《胡叔簋》及《終簋》銘文上所提到的「胡」也不一定就是另一個胡國，叔器之出於藍田、武功，有可能是中原的胡國因與周族通婚而徙居宗周畿內的緣故²²。值得注意的是唐蘭先生的看法，他說：

終簋稱戎為戎（胡），這是由於戎又稱胡，而合稱為戎胡，與商稱殷商，楚稱荊楚同例，……而據此銘，則西周中葉，穆王時期，已稱戎為戎胡了。²³

如果此說可信，那則「胡」字之出現應當甚早，至少在西周就已出現。但此說如經細推，便可發現如此一來，勢必當時應存在另一個位在陝西胡國，此說才能成立，學界亦有持此種看法者²⁴。然而論者又將此一胡時而與犬戎作對應²⁵，時而

¹⁸ 《通志·氏族略二》，頁 5354。

¹⁹ 按：此說應出自《大戴禮記·帝繫》，參見李學勤：〈談祝融八姓〉，收入氏著：《追溯·考據·古文明》（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75（原刊《江漢論壇 1980 年 2 期》）。

²⁰ 顧頡剛：〈參胡〉，《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五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 1990 年），頁 3532-3533。

²¹ 裘錫圭：〈說 簋的兩個地名——棧林和胡〉，收氏著：《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389。中國古有賜姓之制，但現今的材料並無法證明胡國曾被賜姓為姬。

²² 裘錫圭：〈說 簋的兩個地名——棧林和胡〉，頁 388。

²³ 唐 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文物》1976 年 6 期，頁 31-39。

²⁴ 尚志儒：〈西周金文中的 國〉，文收王宗維、周偉洲 編：《馬長壽紀念文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209-218。

²⁵ 如前引張亞初之見解。

又與前述的歸姓胡國作對應²⁶，令人無所適從。蓋西周銘文之胡是否為傳統文獻所載之胡國，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矛盾之處甚多，似未可遽然下結論將其與北方之鬼方、甚至犬戎相連繫，應持保留的態度，需有待更積極的證據出現後方能定論。

2-2-2 「胡」字作為北疆異族名稱之始

胡的名稱，內田吟風認為始於春秋末戰國初²⁷。古書中最早稱外族為「胡」，應始自《逸周書·王會篇》，其中提到有「東胡」及「貉胡」之族稱²⁸。此處之貉胡，張博泉先生從孫詒讓之說認為即「不屠何」(屠何)，貉、不；胡、何為一聲之轉²⁹。不過《逸周書》的成書年代當是戰國時期³⁰，因此胡字的出現不應因此而提前。春秋時代，中國稱外族之見經傳者，曰戎狄蠻夷而已，至於春秋之末，戰國以降，胡字之引用始多³¹，於是胡與匈奴之名，始見於戰國之世³²，這在文獻中已很清楚。如：

《呂氏春秋·孝行覽第二·義賞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³³

《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²⁶ 見前引晏昌貴之說。

²⁷ 內田 吟風：〈周代の蒙疆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卷4-5號（1939年），頁19。

²⁸ 《逸周書 王會篇》，頁980。

²⁹ 見氏著：《鮮卑新論》（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27；孫詒讓說見氏著：《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24。同樣認為屠何是東胡先世的，尚有李澍田 主編：《中國東北通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67；以及程妮娜 主編：《東北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1。但孫進己不同意此說，參氏著：《東北民族源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30。「不」字也有可能是發語詞，例如「不令支」實即「令支」，參李學勤：〈試論孤竹〉，《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2期，頁203。

³⁰ 參見楊寬：〈論《逸周書》〉，《中華文史論叢》1989年1期，頁13-14。

³¹ 從 周：〈胡人考〉，《正風半月刊》創刊號（1935年），頁58。

³² 李符桐：《邊疆歷史》收入：《李符桐論著全集》（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頁58；吳榮曾：〈中山國史試探〉，收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14。

³³ 《呂氏春秋·孝行覽第二·義賞篇》，頁779。

《戰國策·燕策一》：「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³⁵

《戰國策·齊策五》：「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³⁶

由以上的史料可以看出，自戰國時代起，「胡」字逐漸出現於史籍，雖然上引的史料如《戰國策》、《周禮》有經漢人整理過的痕跡³⁷，但至少已表明了至遲戰國中期起，「胡」字已開始用於稱呼北疆的游牧民族。而一開始，它似乎並非是個專稱，在某些民族的族名詞尾也有胡字，因為如前引的「東胡」、「豹胡」、「林胡」等皆有胡字，甚至《戰國策·趙策二》中還出現了「參胡」及「以攘諸胡」³⁸（此二語亦見《史記·趙世家》）的字句，說明了當時的胡似不只一種。

2-2-3 胡服騎射之「胡」所指為何？

值得探究的是，歷史上著名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事件，其所謂「胡服」的「胡」，究係指那一種胡？此問題以往學界似未深究。

一如顧炎武所考，胡字一開始的意思主要有三：即一、取象於牛胡；二、為壽考之稱；三、與「何」字同義。為何稱北疆民族為胡？他認為：

³⁴ 《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頁 594。

³⁵ 《戰國策·燕策一》，頁 1039。

³⁶ 《戰國策·齊策五》，頁 434。

³⁷ 參安作璋 主編：《中國古代史料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37-138；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頁 149-153；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36-77。

³⁸ 《戰國策·趙策二》，頁 657。

《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為胡，而下文遂曰：築長城以拒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概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³⁹

顧炎武所言之「二國之人」似應為「林胡」及「東胡」，言下之意「胡」字的來源是出自於此二者。但問題出在此二者之名皆以胡字為詞核，胡字之意義為何？仍未得到解決。

「胡」字第一次在沒有連用的情況下單獨出現，時間較可考者，應是《戰國策·齊策五》：

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眾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⁴⁰

燕、齊此次的「桓之戰」，據徐中舒考訂實即發生在燕昭王二十年（公元前 295 年）時的「權之戰」⁴¹（見《戰國策 齊策二》）。因此「胡人」及「胡」字至少在此之後已有單獨使用的情形發生。不過考慮到《戰國策》係西漢劉向所掇輯而成，其用詞不免有劉向之「習用語」成分，此處可持保留態度。

《史記·趙世家》曾記載了趙武靈王的一些對話：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吾欲胡服。」……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王曰：「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

³⁹ 顧炎武：《日知錄》（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 年），〈胡隴〉、〈胡〉條，頁 1413-1415。

⁴⁰ 《戰國策·齊策五》，頁 434。

⁴¹ 徐中舒：〈論戰國策的編寫及有關蘇秦諸問題〉，收《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 下》（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1204-1205。（原刊《歷史研究》1964 年 1 期）

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⁴²

從這些對話中有三點值得討論注意：

- 一、 東有胡的「胡」是否為東胡？
- 二、 林人與林胡是否指的是同一個民族？
- 三、 中山被稱為胡地。

之前提到，在《戰國策·趙策二》及《史記·趙世家》都曾提到「三胡」的名稱。對此，《索隱》注：「林胡、樓煩、東胡，三胡也。」此三胡名稱出現於匈奴之前，顧炎武似據此認為胡字的用法是始自於此三者。

2-2-4 東胡與胡之關係

先看東胡，關於東胡之名的來源，《史記·匈奴列傳》中曾提到：

當是之時，……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

《索隱》引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⁴³

服虔為東漢末年時人，其去戰國未遠，其說當有一定程度的可靠性⁴⁴。若依服虔的解釋，則「胡」字為名詞，「東」為形容詞⁴⁵，顯然東胡之名是先由於有一個名為「胡」的國家或民族的存在，而該族則因位居「胡」之東方，乃得「東胡」之號。韓嘉谷先生認為：東胡是一支在被齊桓公征伐過的山戎土地上崛起的一個新部落同盟，其聯合了山戎、孤竹諸部之遺民，和西部的胡人（白狄）部落並峙

⁴² 《史記·趙世家》，頁 1806-1807。

⁴³ 《史記·匈奴列傳》，頁 2883、2885。

⁴⁴ 但日人八木獎三郎不同意此說，他認為東胡實因位於趙國北部之東方而得名，服虔之說係後人之推量。見氏著：〈環居渤海灣之古代民族（續、完）〉張傳瑞 譯，《禹貢半月刊》第 4 卷 12 期（1936 年），頁 25。馮家昇則認為東胡必有其原音在，作東胡者其音譯之一，東胡又作屠何，均由其原音所轉譯者，見氏著：〈東北史中諸名稱之解釋〉，《禹貢半月刊》第 2 卷第 7 期（1934 年），頁 4。

⁴⁵ 凌純聲：《松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中研院史語所，1934 年），頁 9。

東西。對於這樣一個新的集團，用其中原先任何一個部族的名稱都不適合，於是採用了相對於西部胡人部落的名字，被稱作東胡，服虔的說法正是此意⁴⁶。然也有人認為戰國時東胡非指一族，實際上是北方少數民族總稱⁴⁷。至於東胡的位置，《山海經·海內西經》云：「東胡在大澤東。」《廣韻》引《前燕錄》云：「昔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⁴⁸有學者認為此大澤即達賚諾爾（呼倫湖），說明東胡的活動地域在今呼倫湖以東⁴⁹。東胡是否可以等同於胡，之前學界似認為應無疑義。然若細讀《史記》的相關記載，此種學界成說似值得商榷。

一般學界會普遍把東胡等同於胡，實出自《史記·匈奴列傳》的一條記載：

其後有燕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武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⁵⁰

學者在閱讀此段史料時，通常都直覺解讀為：秦開早先是在東胡當人質，歸國後反而襲破東胡，令其退卻千餘里⁵¹。但我們也可嘗試做以下的這種解讀：秦開先是在「胡」這個國家當人質，後來可能是在那邊學習了較為先進的騎射戰術，因此歸國後馬上運用此新戰技，一舉擊敗了宿敵東胡。手塚隆義曾指出：當時東胡、胡、燕為並立的三股勢力，但東胡最強。因秦開甚為胡人所信，故燕的擊破東胡，乃是胡人在其背後直接或間接支持的結果⁵²。此種解讀似乎更具合理性，因為從該引文之前後文來看，後來燕國也築了長城而拒「胡」，顯示燕國與胡仍然毗鄰，這個胡是哪個國家呢？引文最後一段明白告訴我們燕、趙、秦三個冠帶之國是「邊

⁴⁶ 韓嘉谷：〈從軍都山東周墓談山戎、胡、東胡的考古學文化歸屬〉，收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年），頁344。

⁴⁷ 李治亭主編：《東北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78。

⁴⁸ 《山海經·海內西經》，頁343。

⁴⁹ 程妮娜主編：《東北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1。

⁵⁰ 《史記·匈奴列傳》，頁2886。

⁵¹ 秦開之闢遼東究在何時，金毓黻認為當在周赧王十五年（300 B.C.）。參金毓黻：《東北通史》（台北：洪氏出版社，1976年），頁102-103。張博泉等也持相同看法，參張博泉等著：《東北歷代疆域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4。

⁵² 手塚隆義：〈匈奴勃興試論〉，《史苑》第31卷2號（1971年），頁63-64。

於匈奴」。

要做這樣的解釋，必須先證明燕國當時確有可能同時與胡、東胡這兩個國家接壤。而考燕國之疆域，《戰國策·燕策一》云：「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兩千里。」⁵³（《史記·蘇秦列傳》所載亦同）依據王恢的研究，「燕地初有今河北滄州以北，灤河以東河北之境。其後拓及察哈爾長城以南，東北有整個遼河流域，及於朝鮮平壤之境。」⁵⁴，即約略是今河北北部，遼寧西南部，並兼有山西的東北隅⁵⁵。顧頡剛也指出燕原居趙之北境，凡九原、雲中、雁門皆本燕地而趙奪之。主父致樓煩王之兵，即是掠奪燕之藩屬⁵⁶。故燕國的疆域確實與今內蒙古一帶接壤，故當時秦開質留的「胡」，不能排除有是樓煩、林胡甚至匈奴的可能性。又《說苑 卷一·君道》：「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⁵⁷據此，當時匈奴確已迫近燕國邊境之樓煩，故燕昭王出於外患憂慮乃有此語。由於秦開為質於胡的這件事似僅見於《史記》，因此缺乏其他的史料可與之比對。反觀我們若仔細檢閱《史記》其他的相關記載，便會不難發現在大部分的情況下，「胡」與「東胡」是二非一。公孫燕先生亦認為：「入漢以來，文獻所載的大部分族稱，都可以循明確指，其各自的族屬、族源的關係不再像先秦那樣難求明了。因此，在史漢書中不僅“胡”與“東胡”有明確分別；而且就是夫餘，濊貊和烏桓、鮮卑諸稱，也向不通用。」⁵⁸

《史記》中，僅 趙世家 有一例顯示東胡被稱為胡。即前引之「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該傳稍後云：「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⁵⁹除此之外，其餘談到東胡的部分從上下文的語境來看，並未有類似的東胡、胡交替使用之情

⁵³ 《戰國策·燕策一》，頁 1039。

⁵⁴ 氏著：《中國歷史地理 下冊》（台北：學生書局，1984 年），頁 709-710。

⁵⁵ 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 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頁 209。

⁵⁶ 顧頡剛：〈樓煩為燕屬國，趙奪之〉，《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五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 1990 年），頁 3696。

⁵⁷ 《說苑 卷一·君道》，頁 16。

⁵⁸ 公孫燕：〈論濊貊之“貉”非東胡人——兼考漢初濊貊地望〉，《考古》1962 年 10 期，頁 549。

⁵⁹ 《史記·趙世家》，頁 1809。

況。如同樣是 趙世家》「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⁶⁰，〈廉頗藺相如列傳〉「李牧多為奇陣，……破東胡，降林胡」⁶¹，〈張釋之馮唐列傳〉「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⁶²此處雖出現胡，但顯指匈奴。雖然依《史記·匈奴列傳》書寫的語意來看，秦築長城所拒之「胡」者似為義渠，趙築長城所拒之「胡」者為林胡、樓煩，燕築長城所拒之「胡」者為東胡或胡⁶³。看來似乎暗示義渠、林胡、東胡等三者皆為胡，而此三者又等同於匈奴。然而很明顯的，匈奴並非等同於東胡、義渠與林胡，雖然此三者後來都有部分人民併入了匈奴，但不代表它們與匈奴是同一個民族。造成這種錯亂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在司馬遷的認知中，此三者與匈奴為同一民族。但根據《史記》中其他部分的記載以及參照不同的史籍記錄，此種可能性相當低。可能性較高的應是第二種情況，即胡字在戰國晚期的使用仍未十分明確化，它可能有大部分的情況指的是某一族類，特別是北狄系的民族，但偶爾還是有指與北狄系民族相鄰的其他族類情形出現。在像趙國北部這樣一個多民族交錯的地區，此種情況特別明顯，因此《史記·趙世家》才会有「而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諸胡」⁶⁴的記載。

2-2-5 林胡、豹胡與胡之關連

與東胡相較之下，《史記·趙世家》中「林胡」與「胡」相等同的至少有二例：

一、「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

⁶⁰ 《史記·趙世家》，頁 1821。

⁶¹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頁 2450。

⁶²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頁 2758。

⁶³ 《史記·匈奴列傳》：「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其後有燕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武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頁 2285-2286）

⁶⁴ 《史記·趙世家》，頁 1809。

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⁶⁵此處的「胡」、「胡地」應為林胡無誤。

二、「主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⁶⁶此處言「西北略胡地」，也應指林胡。

此外《史記·趙世家》中尚有一例的「胡」，也極可能指的是林胡。「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⁶⁷此處的「胡」，應也是已降於趙的林胡，故趙將才能領胡兵共擊中山。因此若以胡名所指的對象來看，顯然「胡」一開始指林胡的例子是高過於指東胡。

在李牧之世，匈奴與東胡、林胡等是並存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⁶⁸此處將匈奴與東胡、林胡並列，足見三者部族之不同。值得注意者尚有「襜褕」這個部族。《史記·匈奴列傳》曾提到：「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索隱》：「如淳云：『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也。』」⁶⁹不過前述 李牧列傳 中卻將兩者並列，顯有矛盾。對此，馬長壽認為「林胡」一詞乃戰國和漢代人士行文之簡稱，其原名當為「儋林」或「襜褕」。他舉《史記》和《漢書》 馮唐傳 并云：「李牧北逐單于，破東胡，滅儋林。」的記載，認為 馮唐傳 乃馮唐轉述其祖父之詞，當較《史記·李牧列傳》所述較為可信。他又據《漢書·馮唐傳》注引鄭氏云：「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指出「林胡」實係「澹林之胡」之簡稱。而「澹林」、「襜褕」、「狄歷」又同初一語源，皆由「Türk」一語翻譯而來，即「澹」、「襜（按：應為襜）」、「狄」都是「Tü-」的對音，而「林」、「襜」、「歷」都是「-rk」的對音，因此林胡為北狄或北狄之一種應無可疑⁷⁰。徐中舒的看法與馬長壽類似，他認為林胡之林本應讀如儋林二音，仍為狄歷、丁令之異譯。省稱林胡者，既譯其音，兼明其義，襜褕亦為儋林之異譯⁷¹。頓耑元還指出另兩種有關何謂林胡的說法。一是《資治通鑒》注

⁶⁵ 《史記·趙世家》，頁 1811。

⁶⁶ 《史記·趙世家》，頁 1812。

⁶⁷ 《史記·趙世家》，頁 1811。

⁶⁸ 《史記·李牧列傳》，頁 2450。

⁶⁹ 《史記·匈奴列傳》，頁 2885。

⁷⁰ 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北京：三聯書店，1962 年），頁 19-20。

⁷¹ 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今古論衡》第 3

曰：「余謂此胡種落依阻林薄，因曰林胡。」二是《爾雅 釋地》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是「林」即野外之稱。故林胡可解釋為「離中國（中原）遠方的野外之胡人」⁷²。小川琢治更進一步指出澹林或與《漢書 地理志》雲中郡之「楨陵」通音，林胡或與《左傳 襄公十四年》所提到的「棧林」及《山海經 海內北經》的「林氏國」有關，從現今仍存的地名「榆林」來看，此區之前應有明顯之森林，這可能是林戎、林胡等族名之由來⁷³。

林胡與樓煩一開始是被稱為「戎」而非「胡」（見前引《史記·匈奴列傳》），樓煩之東境似達到今河北西北部，即燕樓煩數縣之地。其中部在今晉西北一帶。其西部則包括今內蒙的南部，即今伊克昭盟一帶⁷⁴。從歷史上看，一個新族稱出現，往往舊稱尚在⁷⁵，因此司馬遷的這種敘述包含兩種可能性：一是林胡、樓煩之前是族類是屬於「戎」的；另一種可能性是在司馬遷的觀念中，戎與胡的概念幾乎相同。目前我們尚無法判斷司馬遷對戎狄的敘述中，那些是屬於先秦時期的習慣用語，那些是漢代的用語，因為司馬遷很可能在不覺中，用漢代的觀念習用語去描述先秦時期的族類，這就造成後人研究時極大的困擾。不過樓煩與匈奴似非同族，前引《說苑 卷一·君道》有「匈奴驅馳樓煩之下」⁷⁶一語，可見樓煩與匈奴在戰國末實為二國。

《逸周書》中還提到了「豹胡」。《逸周書·王會·伊尹朝獻篇》：

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蟻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馱駼良弓為獻。⁷⁷

期（1999年），頁184-185。

⁷² 頓嵩元：〈中原胡姓與北方胡人考〉，頁291。

⁷³ 小川琢治：〈北支那先秦蕃族考〉，收羽田亨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 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5年），頁241-242。

⁷⁴ 吳榮曾：〈戰國胡貉各族考〉，收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22、125。

⁷⁵ 張博泉：《鮮卑新論》（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27。

⁷⁶ 《說苑 卷一·君道》，頁16。

⁷⁷ 《逸周書·王會·伊尹朝獻篇》，頁980。

孫詒讓以為「豹胡」疑為《墨子 卷四·非攻下》所提到的「不著何」⁷⁸，但豹胡留下的記載不多，學界目前似無進一步的研究。

戰國時代起，中國北方草原地帶有越來越多的北疆民族群加入了遊牧化⁷⁹。約略與此同時，一種新的異族名稱「胡」，開始被用來指涉活動在北疆的草原民族。「胡」這個名稱與「遊牧文化」在華夏諸族區分種族的概念上是否有直接的關聯，抑或是「胡」只是一個舊有名稱的另一種新用法？或者它根本就是一個新外族本身的自稱，而這個新外族是之前華夏民族所不熟悉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從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當「胡」字開始用來指稱中國北疆的少數民族時，起先用法並不十分明確，有幾個以「胡」字為詞核的名稱如東胡、林胡、犬戎胡等族名已經出現。不過當胡字單獨使用時，究係指的是何者？起碼在《史記》的書寫中，指涉林胡的比例是高於指涉東胡。而且胡地的概念，似乎是指代北及其周邊的區域。但諸如胡地、胡犬、胡服等名稱中的「胡」，是一種文化概念，抑或指的是某一民族，我們將繼續討論。

⁷⁸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34。

⁷⁹ 王明珂：《華夏邊緣》（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頁145。

第三節 「胡」概念之淵源

胡字在戰國之世開始用來描述北疆異族，從文獻上來看，這個時期的胡有兩種指涉，一是作為北疆異族的新稱號；另一種是做為一種地域概念，指的是胡人所居，或為胡人所控制之地域。

2-3-1 先秦中國北方之貉（貊）族

當戰國文獻開始出現「胡」的記載之際，作為族名的「貉」（貊）便經常與胡字連用，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荀子·強國篇第十六》：「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北與胡、貉為鄰。」¹

《墨子·兼愛中第十五》：「古者禹治天下，……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²

《墨子·非攻中第十八》：「雖北者，且不一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亦以攻戰也。」³

《管子·小匡篇》：「擒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而秦戎始從。」⁴

《呂氏春秋·孝行覽第二·義賞》：「民之讎之若性，戎、狄、胡、貉、巴、越之

¹ 《荀子·強國篇第十六》，頁 352。

² 《墨子·兼愛中第十五》，頁 107-113。

³ 《墨子·非攻中第十八》，頁 134。

⁴ 《管子·小匡篇》，頁 425。

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⁵

成書於漢代之《戰國策》，也可見胡貉並舉之例：

《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⁶

貉與華夏接觸的時間較早，西周時期周人即與貉有過接觸。關於貉族，古代亦稱為「貉」。有學者認為貉族屬北狄，也有人認為應屬夷人⁷，高句麗亦屬貉種⁸，芮逸夫先生也曾指出在山東之南濱海之處，當東周時尚有貉人。⁹貉又作發，《左傳 昭公九年》：「肅慎、燕、亳，吾北土也。」之“亳”，也是貉之同音異寫¹⁰。又先秦時期有名為「北發」之族國，發與貉聲近，可能是貉的異稱¹¹。貉原分佈於今山陝至東北地區南部，西周時曾經為獫狁所逼而東遷。至春秋時，大部湧入燕北及東北南部，形成燕國「北（外）迫蠻貉」¹²的形勢¹³，這在文獻上都有反映：

《詩經·大雅·韓奕》：「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貉，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鄭箋注：「貉也，為獫狁所逼，稍稍東遷。」¹⁴

⁵ 《呂氏春秋·孝行覽第二·義賞》，頁 779。

⁶ 《戰國策·秦策一》，頁 78。

⁷ 程妮娜 主編：《東北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3。

⁸ 和田清：〈周代の蠻貉について〉，《東洋學報》第 29 卷 3、4 號（1944 年），頁 317。

⁹ 芮逸夫：〈韓國古代民族考略〉，收氏著：《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中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出版，1989 年），頁 632-633。

¹⁰ 佟冬 主編：《中國東北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年），頁 170-171。

¹¹ 孫進己、王綿厚 主編：《東北歷史地理 第一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94。貉與亳、發同之看法，亦見日人和田清：〈周代の蠻貉について〉，頁 321；李治亭 主編：《東北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51。

¹² 《史記·燕召公世家》：「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北）〔外〕迫蠻貉，內措齊、晉。」，頁 1561-1562。

¹³ 李澍田 主編：《中國東北通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頁 69。

¹⁴ 《詩經·大雅·韓奕》，頁 683。

《詩經·魯頌·閟宮》：「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¹⁵

《詩·豳風·七月》云：「一之曰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¹⁶

《孟子·告子下》：「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¹⁷

《荀子·勸學篇第一》：「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

18

從文獻上可看出先秦時西河之地有貉族居之¹⁹，貉於西周時還曾一度在周人活動區域附近生活。陳碩甫《毛詩傳疏》認為，追、貊音相近，疑追即貊²⁰，顧頡剛亦贊同所謂「其追其貊」的「追」，實即「代」，貉當時在中國正北，不知何時移至東北²¹。《逸周書·夏官司馬·職方氏》中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²²之語，可見貉之種類不少。而貉在戰國時仍活躍於秦之北方，在「胡」字尚未成為北族名稱時，「蠻貉」經常並舉²³。如：

《論語·衛靈公》：「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²⁴

即使胡出現後，成書於漢代的文獻仍不時提到貉族（國）：

《說苑》：「晉文公伐衛，……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²⁵

¹⁵ 《詩經·魯頌·閟宮》，頁 782。

¹⁶ 《詩·豳風·七月》，頁 283。

¹⁷ 《孟子·告子下》，頁 221。

¹⁸ 《荀子·勸學篇第一》，頁 2。

¹⁹ 呂思勉：〈貉族考〉，《讀史札記》（台北：木鐸出版社翻版，1983 年），頁 1228。

²⁰ 李治亭 主編：《東北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76。

²¹ 顧頡剛：〈句注北之并、代〉，《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七卷（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 1990 年），頁 5142。

²² 《逸周書·職方》，頁 1041。

²³ 公孫燕：〈論滅貉之“貉”非東胡人——兼考漢初滅貉地望〉，《考古》1962 年 10 期，頁 548。

²⁴ 《論語·衛靈公》，頁 137。

《周禮·秋官司寇·貉隸》：「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26

《白虎通 卷三·禮樂》：「言夷狄者，舉始終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

27

《說文·豸部》：「貉，豹屬。出貉國。」²⁸

《說文·魚部》：「鮮，鮮魚也。出貉國。」²⁹

又《史記 趙世家》載：「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將賜女林胡之地，……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³⁰可見當時趙國之貉族集中在休溷一帶，故云「休溷諸貉」。錢穆認為休溷諸貉應在介休、離石一帶，河汾之間，河宗蓋指龍門以上³¹。《說文·豸部》：「北方貉，豸種也。」³²當為北狄名。故貉可能屬北狄之一部。

2-3-2 胡與貉（貉）之關係

關於胡與貉之關係，究係是兩個不同的族群，抑或是同一個概念之不同泛稱？學界有不同之看法。吳榮曾先生認為：從春秋末到戰國，北方游牧民族被稱為胡，也可稱為貉，或者是胡貉連稱。戰國時期胡與貉不僅常見，而且兩者也可相通。各不同時代人對貉解釋的相異，實際上反映出中原人對北方和東北各族稱

²⁵ 《說苑·權謀》，頁 341-342。

²⁶ 《周禮·秋官司寇·貉隸》，頁 512。

²⁷ 《白虎通 卷三·禮樂》，頁 111。

²⁸ 《說文·豸部》，頁 462。

²⁹ 《說文·魚部》，頁 585。

³⁰ 《史記·趙世家》，頁 1794-1795。

³¹ 錢穆：《史記地名考》（台北：作者自印，1984 年），頁 470。

³² 《說文·豸部》，頁 463。

為的一種演變。其實胡的涵義也是隨時代轉移而發生變化。但嚴格地說，戎狄和胡貉又是有差別的，如《周禮·職方氏》提到的各族，共有夷、蠻、閩、貉、戎、狄六種，可見貉和戎狄有區別在《秋官》中有蠻隸、閩隸、夷隸、貉隸，惟不見有戎隸、狄隸。從此似反映出，戎狄已衰微，在王宮中服役的北方各族以貉族人為主，這和戰國時的情況正相符合。貉人大致分佈在今河北北部，遼寧和內蒙古東部以及西部、南部一帶³³。但孫進己先生認為：記載穢、貉在西的資料和記載穢貉在東北的資料，兩者是屬於同一時間的。這些資料只能說明穢和貉的分佈從西到東相當廣闊，並不能證明穢貉是到春秋戰國時才東遷。東胡、山戎和穢貉不是一族，頂多有可能在源流上有一定聯繫。穢貉語應屬於蒙古語族，貉應和東胡、室韋等屬同源，因此貉族有可能是從西向東遷徙，但東遷的時間卻相當早³⁴。

然若依《詩經》及鄭玄之說，其之所以後來出現於東北，係受獯鬻之壓迫所致，而未遷之貉族漸漸融入匈奴之中，故史書才以「胡貉」連稱泛指北方的少數民族³⁵。也有學者認為將貉人稱為胡貉，是因為他們與胡人一樣都是遊牧民族，因此「貉」成為「胡」之外當時另一種對北方遊牧民族的泛稱。公孫燕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所謂的“胡貉”，實即胡族之屬³⁶，吳榮曾先生也同意戰國時的胡貉，是對北方畜牧民族的泛稱。而胡貉包括了東胡、林胡、樓煩、匈奴³⁷。蒙文通更直指「胡」實為「貉」，蓋因貉之族有林胡、東胡，而胡之名遂代貉而起³⁸。但也學者認為胡貉應該指的是東胡³⁹。有考古學者還進一步將貉族與東北亞系青銅文化聯繫在一起，推測分布在遼西與遼河平原以短莖組合柄形銅劍為特徵的這支青銅文化系統，應是先秦時期貉人所創造的文化⁴⁰。

³³ 吳榮曾：〈戰國胡貉各族考〉，收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17-119。

³⁴ 孫進己：《東北民族源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19-123。

³⁵ 程妮娜 主編：《東北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23。

³⁶ 公孫燕：〈論濊貉之“貉”非東胡人——兼考漢初濊貉地望〉，《考古》1962年10期，頁548-549。

³⁷ 吳榮曾：〈戰國胡貉各族考〉，頁120-131。

³⁸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收《蒙文通文集 第二卷 古族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154。

³⁹ 孫進己：《東北民族源流》，頁30。

⁴⁰ 王建新、劉瑞俊：〈先秦時期的穢人與貉人〉，《民族研究》2001年4期，頁55-64。王建新：〈東北亞系青銅劍分類研究〉，《考古學報》2002年2期，頁198。

日人和田清的看法值得參考，他認為貉之地望在燕之北，即今熱河方面。周初時，貉應延伸至熱河更西方的山西北部、陝西東北一帶。貉本來就在中國北方，劃分今日中國北部平原與蒙古高原的山脈一帶，以前充滿著濃密的森林，貉有可能是通古斯系的森林住民，後來受到北中國的農業民族或蒙古游牧民族的壓迫，一部份被屈服同化，一部份則退往滿洲的山地。狄是在河南平原發展的中國人最先接觸到之山地住民，隨著狄的逐漸中國化，才又遇見在其背後的貉⁴¹。河田清的意見與林澐先生的「戎狄非胡」說概念有相通之處，林澐先生舉體質人類學上的材料，認為戎狄與後來的胡在人種上存在著不同的來源，戎狄與華夏之民相同，是東亞蒙古人種，而胡則屬北亞蒙古人種⁴²。

貉與胡的關係與貉與戎狄的關係類似，可能與民族的接觸及遷徙有關。日人那波利貞曾主張中國人將塞外人稱作「胡」，是來自於先秦古國「虞國」，像蒲、薄、毫、虞、吳、傅、胡等皆為同音之異譯⁴³，毫若同於貉，則胡與貉之關係當更進一步。胡可能如河田清所言，是生活於更接近外蒙古地區的族群，他們應是較早期進入游牧生活的北方人群，貉因與胡較早接觸，習得某些游牧文化，華夏民族即是透過貉接觸到了游牧文化的概念。後來貉因受到華夏或胡的壓迫而逐漸愈往東遷徙，胡遂往南發展佔據了代北一帶原由貉族所盤據的地域，也因之與華夏諸國發生了直接接觸的情況。最後貉族完全退出內蒙古東部，胡完全取代貉而成為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由漢初貉人曾發兵助漢一事來看（《漢書·高帝紀》：「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⁴⁴），貉人退出中國北方轉往東北，極可能是由於匈奴冒頓單于的擴張。從胡服與貉服之替代關係，可稍窺胡貉之興替。

2-3-3 胡服與貉服

⁴¹ 和田 清：〈周代の蠻貉について〉，頁 319-326。

⁴² 林 澐：〈戎狄非胡論〉，收 呂紹綱 編：《金景芳九五誕辰紀念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頁 101-108；氏著：〈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新 14 期（2003 年，北京），頁 96-100。

⁴³ 那波利貞：〈支那人が塞外人を胡人と總稱する緣由に關する疑〉，收 羽田亨 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 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5 年），頁 475-542。

⁴⁴ 《漢書·高帝紀》，頁 46。

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中國史上一件學習外來文化的重要歷史事件，自此中國華夏諸國開始將騎兵運用於戰場⁴⁵。但是其所學習的胡服似非直接由胡人習得，而是透過貉族。

《水經·河水注》引《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貉服。」⁴⁶

蒙文通認據此以為貉服即胡服，主胡人即貉人⁴⁷，吳榮曾先生認同種此種看法，以為趙之胡服實習自與其毗鄰的貉人⁴⁸，趙雲田主編之《北疆通史》看法亦同⁴⁹。《竹書紀年》之記載反映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戰國時趙武靈王下令改穿之服裝實為貉服，只是後來貉的概念為胡所取代，故《史記》中司馬遷才改「貉服」為「胡服」。因此早期中國對於胡之概念，有可能是經過了貉的過渡才逐漸成形的，其過程為：「貉」→「胡、貉」→「胡」。

2-3-4 「胡地」概念的出現

其次要釐清所謂的「胡地」是否有特定之範圍。「胡」除了代表北族之外，同時也代表了某種地理概念。

《史記·趙世家》：「王曰：『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⁵⁰

在此文中，中山被稱為「胡地」，顯示白狄人被視為胡類，故胡與狄有其族類上

⁴⁵ 有關中國騎射之起源，參拙著：《月氏民族及其與早期東西交通的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頁114-126。

⁴⁶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台北：華世出版社，1983年），頁154。

⁴⁷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頁154。

⁴⁸ 吳榮曾：〈戰國胡貉各族考〉，收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17-131。

⁴⁹ 趙雲田 主編：《北疆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42。

⁵⁰ 《史記·趙世家》，頁1807。

之淵源。

《戰國策·趙策二》：「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計胡、狄之利乎？』王曰：『……今吾欲繼襄主，啟胡、狄之鄉。……』……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以攘諸胡。」

51

匈奴在東漢應劭的眼中被歸類於「狄」，《風俗通義·佚文·四夷》：「北方曰狄者，……其類有五：一曰月支，二曰濊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⁵²，但此處將匈奴與單于並列，二者明是一非二，應劭將之明分為二類，未知何故。他還認為「胡」或「狄」都是山戎之別種，《風俗通義·佚文·四夷》：「胡者，謹案：《漢書》：『山戎之別種也。』，又胡者，互也，言其被髮左衽，言語贗幣，事殊互也。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樓煩，故樓煩胡地也。《春秋傳》曰：『狄本山戎之別種也，其後分居，號曰赤翟、白翟。』」⁵³應劭的看法似支持了這樣的一種概念：即漢人認為胡地起初是指晉北靠燕山一帶的地域，故胡與代被并提在一起而成為一種種族地理概念。這是否暗示最先被稱作「胡」的民族，就是活動於這附近的地域。

《墨子 卷四·兼愛中 第十五》：「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⁵⁴

《墨子 卷四·非攻下 第十八》：「雖北者且一不著何，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間者，亦以攻戰也。」⁵⁵

從《墨子》的記載中，屢將燕、代、胡、貉並舉一事來看，暗示至遲在戰國之世，當時華夏民族所接觸的北疆異族主要活動於此。「不著何」孫詒讓以為即《逸周書·王會篇》中之「豹胡」或「不屠何」⁵⁶，但馮家昇認為不屠何實即屠

⁵¹ 《戰國策·趙策二》，頁 657。

⁵² 《風俗通義·佚文·四夷》，頁 488。

⁵³ 《風俗通義·佚文·四夷》，頁 489。

⁵⁴ 《墨子 卷四·兼愛中 第十五》，頁 108

⁵⁵ 《墨子 卷四·非攻下 第十八》，頁 134。

⁵⁶ 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頁 134。

何，為東胡之別名⁵⁷。但顧頡剛從白鳥庫吉之說，認為「不」字於烏拉阿爾泰語系中具有「都城」之義，商代之都曰亳，恐源於此⁵⁸。下迄漢代，胡地仍與代相連出現：

《鹽鐵論 卷二·論儒》：「御史曰：『……故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⁵⁹

《鹽鐵論 卷七·取下》：「賢良曰：『……衣輕暖、被美裘、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⁶⁰

從文獻上看，所謂「胡地」，似概指代北及其鄰近一帶的地域，或者是北狄系民族活動的地方。「胡」、「代」常並舉，代可能為狄，顧頡剛曾疑代即「狄」之轉音⁶¹，陳槃也認為代亦曰「翟」，今山西大同、渾源皆古之代境⁶²。但《後漢書·西羌傳》曾云：「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⁶³故代也有稱為代戎的可能性⁶⁴。《史記·匈奴列傳》云：「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⁶⁵此句注即今代縣西北之雁門山，則并、代二地必在今雁門關以北⁶⁶。從這個記載來看，代之北似即胡貉之地。因此胡、代二字不僅指族名，尚還包含某種地域概念，即趙國北部邊境一帶。漢人將代列入胡地，可能與代地先前為群狄之居所有關，前述

⁵⁷ 馮家昇：〈東北東北史中諸名稱之解釋〉，《禹貢半月刊》第2卷第7期（1934年），頁4。

⁵⁸ 顧頡剛：〈「不」與「發」〉，《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七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1990年），頁5638。

⁵⁹ 《鹽鐵論 卷二·論儒》，頁150。

⁶⁰ 《鹽鐵論 卷七·取下》，頁463。

⁶¹ 顧頡剛：〈代亦狄〉，《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五卷（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1990年），頁3285-3287。

⁶² 陳槃：〈春秋時代的代、鄆、亳、東夷、大荔、翟獠之戎〉，《大陸雜誌》第37卷第3期（1968年），頁1-2。

⁶³ 《後漢書·西羌傳》，頁2874。

⁶⁴ 吳榮曾：〈周代鄰近於燕的子姓邦國〉，收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63、65。

⁶⁵ 《史記·匈奴列傳》，頁2885。

⁶⁶ 顧頡剛：〈句注北之并、代〉，《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七卷（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1990年），頁5142。

《史記·趙世家》中有「翟犬者，代之先者。」⁶⁷可以為證。《史記·趙世家》中三次提到「胡地」一詞，但所指地域似乎不盡相同。其一是前引之「胡地中山」；其二是「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⁶⁸；其三是「主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⁶⁹可見在司馬遷的寫作中邏輯中，中山國可被稱為胡，中山本春秋時的鮮虞，為白狄之一⁷⁰。春秋時白狄主要分佈於今陝西境內，而河北境內的鮮虞也被說成是白狄，吳榮曾認為兩者並非一族，故杜預才會將鮮虞說成是“白狄別種”⁷¹，鮮虞之所以也被稱為白狄，與商人尚白不無關係。因為鮮虞為子姓，是商人的後裔⁷²。第二例所「西略」的明顯指的是林胡，但第三例言明是「西北略」，所指不詳，但很可能也是林胡。司馬遷的敘事筆法即使在同一列傳中，其方位經常不是十分明顯，如前引〈趙世家〉中的燕國，一下子在趙之北，一下子又在趙之東。又東漢應劭認為樓煩所在亦屬胡地，《風俗通義·佚文·四夷》云：「故樓煩胡地也。」⁷³故胡地的概念，又與代、白狄所居處有關，即今日山西北部之內蒙古東部，甚至包含部分河北地區。當然不同的歷史時期對地域的概念會有所不同，但胡地的概念一開始似指上述的區域。

2-2-5 胡地與胡犬

與胡地有關的尚有「胡狗」一詞，此語出自《晏子春秋·內諫篇下 第二·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傷害。……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於左右，左右爭之，甚於胡狗，而公

⁶⁷ 《史記·趙世家》，頁 1788

⁶⁸ 《史記·趙世家》，頁 1811。

⁶⁹ 《史記·趙世家》，頁 1812。

⁷⁰ 劉來成：〈從考古材料看歷史上的鮮虞和中山〉，收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編：《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年），頁 422-427。

⁷¹ 吳榮曾：〈周代鄰近於燕的子姓邦國〉，頁 63、65。

⁷² 吳榮曾：〈中山國史試探〉，收氏著：《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114。但他認為戰國時人並沒有把狄和胡貉合在一起，顯與《史記·趙世家》的記載矛盾。

⁷³ 《風俗通義·佚文·四夷》，頁 489。

不知也。⁷⁴

又《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戰國縱橫家書》〈二一 蘇秦獻書趙王章〉：「此代馬、胡狗不東，綸（崙）山之玉不出，此三葆（者），或非王之有也」⁷⁵。「胡狗」《史記·趙世家》作「胡犬」⁷⁶，又《戰國策·趙策一》作「胡駒」，恐誤⁷⁷。《逸周書 卷七·王會解》云：「渠叟以鮑犬。鮑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匈奴（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尺）果，皆北嚮。」⁷⁸可見除匈奴貢犬外，渠搜亦產兇犬。「胡狗」或「胡犬」恐係胡地所產之野犬，《史記正義》引郭璞曰：「胡地野犬似狐而小」⁷⁹。此種犬隻似名之為「豺」，《漢書·司馬相如傳》曾提到一種名為「豺」的動物，注引郭璞曰：「……豺，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⁸⁰《說文·豸部·豺》：「豺，胡地野狗。」⁸¹又《說文·犬部·狡》：「狡，少犬也，從犬交聲，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⁸²郭璞之說應據此。但胡狗也有可能並非指胡地所產之特有種野犬，而是一種經由胡人訓練後的獵犬。

古代北疆民族似以養犬著稱於諸夏，在蒙古陰山岩畫中，犬在狩獵場面中觸目皆是，因為犬隻有協助狩獵、放牧與防狼之功能，故古代北疆各少數民族莫不養犬、珍犬⁸³。值得注意的是夏德（Hirth）曾提出「犬」為 Hün 或 Hun 另一種書寫之假說，認為古史中之犬戎、吠夷、葷粥與即日後之匈奴有關⁸⁴，但也有人認為塞種（Saka）一名的意義就是犬⁸⁵，馬迦特甚至認為匈奴的古讀若 kung-nu，應該是含有「犬」意義的一種別號，是從吐火羅語中假借而來的⁸⁶。而養犬及死

⁷⁴ 《晏子春秋·內諫篇下 第二·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頁 96。

⁷⁵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頁 68。

⁷⁶ 《史記·趙世家》，頁 1818。

⁷⁷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參）》，頁 69 註二一。

⁷⁸ 《逸周書 卷七·王會解》，頁 909、947。

⁷⁹ 《史記·趙世家》，頁 1818。

⁸⁰ 《漢書·司馬相如傳》，頁 2538。

⁸¹ 《說文·豸部·豺》，頁 462。

⁸² 《說文·犬部·狡》，頁 478。

⁸³ 蓋山林：〈犬岩畫·犬·犬祭〉，《北方文物》1989 年 3 期，頁 58-63，90。

⁸⁴ 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3, p. 68.

⁸⁵ 阿里·瑪扎海里（Aly Mazahéri）著，耿昇 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338、533。

⁸⁶ 伯希和 著、馮承鈞 譯：〈庫蠻〉，收馮承鈞 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台北：台灣

後用犬殉葬同時也是東胡的習俗⁸⁷，甚至晚至明代的建州女真，都還將狗視為圖騰⁸⁸。楊寬曾指出南方民族中槃瓠盤古之傳說，乃出於《山海經·海內北經》中犬封（犬戎）傳說之訛變⁸⁹。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犬戎外，狄在漢代亦被目為犬種，《說文·犬部·狄》：「北狄也，本犬種。」⁹⁰而趙國更有犬種之後的傳說，《史記·趙世家》：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⁹¹

顧頡剛據此認為代為翟族，而翟以犬為圖騰，故曰犬戎⁹²。趙長期與諸狄比鄰雜處，吸收犬種之傳說⁹³不足為怪。徐中舒認為狄之為犬種，即係本其自稱之詞而名之⁹⁴。又先秦北族多以犬字偏旁命名，一般常認為乃是以蔑稱之故，但白鳥庫吉認為此種以犬旁命名的現象，可能多少與胡地產名犬有關⁹⁵。

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10。

⁸⁷ 張秀榮：〈略談東胡族〉，收文史知識編輯部編：《中國古代民族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27。

⁸⁸ 于學斌：〈北方漁獵民族養狗使狗的文化闡釋〉，《北方文物》2004年1期，頁68。

⁸⁹ 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收顧頡剛編：《古史辨 第七冊》（台北：藍燈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頁156-175。

⁹⁰ 《說文·犬部·狄》，頁481。

⁹¹ 《史記·趙世家》，頁1787。

⁹² 顧頡剛：〈犬圖騰諸民族〉，《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五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3989-3990。

⁹³ 不僅中國北方，古代的伊朗也有犬傳說。依祆教的喪葬儀式，死後屍體由狗吃掉，然後把剩下的頭骨放在骨甕（Ossuary）中埋起來，而狗凝視屍體，稱“犬視”（sagdīd）。參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內部形態〉，收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153-154。另參井本英一：〈古代イランの犬〉，《オリエント》Vol.12 no.3-4（1969年），頁1-22；阿里·瑪扎海里（Aly Mazahéri）著，耿昇譯：《絲綢之路——中國-波斯文化交流史》，頁338、533-535。

⁹⁴ 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今古論衡》第3期（1999年），頁174。

⁹⁵ 白鳥庫吉：〈周代の戎狄に就いて〉，《東洋學報》第14卷2號（1923年，東京），頁157。

2-2-6 「胡」與內陸歐亞游牧文化之關係

「胡」除了代表一種族群與地域概念之外，是否也有文化的意涵在內？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從蠻夷戎狄到胡的出現，到底意味著什麼變化？一般相信一個主要的變化是大約在西元前八、七到三世紀間，華夏西北及北方的一些民族或部落從狩獵或亦農亦牧，轉而採取了以騎射游牧為主的生活方式⁹⁶。譬如有學者即認為：東胡之所以被中原文獻稱為“胡”，不僅僅因為它“在匈奴東”（《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服虔語⁹⁷），更重要的是它應具備與胡人相同的經濟型態——“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史記·匈奴列傳》語）⁹⁸。在文獻上，較明確與胡有關的文化概念是「胡服」與「騎射」。《史記 趙世家》：

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於是始出胡服令也。……遂胡服招騎射。⁹⁹

有關胡服，邢義田先生已做過詳盡之研究，認為與斯基泰文化有關¹⁰⁰，而騎射則明顯是游牧文化的特色。王明珂先生的研究指出：中國北方長城地帶的混合經濟人群，由於地理上的接近，有可能從阿爾泰地區的游牧人群習得游牧的觀念與技術，影響了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產生¹⁰¹。因此與胡有關的胡服、騎射等文化概念，看來與內陸歐亞草原游牧文化有關。趙襄子滅知伯後，以其頭為飲器：

⁹⁶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9期（2000年），頁25-26。

⁹⁷ 《史記·匈奴列傳》，頁2885。

⁹⁸ 《史記·匈奴列傳》，頁2879；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內蒙古林西縣井溝子遺址西區墓葬發掘紀要〉，《考古與文物》2004年1期，頁17。

⁹⁹ 《史記·趙世家》，頁1806-1811。

¹⁰⁰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45-65。

¹⁰¹ 王明珂：〈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游牧業的起源〉，《史語所集刊》第65本第2分（1994年），頁412、418。不過烏恩對此表示懷疑，見氏著：〈歐亞大陸草原游牧文化的幾點思考〉，《考古學報》2002年4期，頁463。

《戰國策·趙策一》：「及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¹⁰²

《呂氏春秋·孝行覽·義賞》：「趙襄子……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知伯，斷其頭以為觴。」¹⁰³

這似乎是受斯基泰人（Scythians）習俗的影響，斯基泰 - 塞種（Saka）民族操一種伊朗語方言，人種上屬歐羅巴人種，目前已無異論¹⁰⁴。希羅多德曾描述斯基泰人將他們最痛恨的敵人首級割下之後，把眉毛以下的部分鋸掉，外面包牛皮或鍍金之後，做為杯子使用¹⁰⁵。但也有反對的意見，如白鳥清認為歐亞大陸用頭蓋杯的習俗是以古代的藏族為中心，由此向東西方各族傳播¹⁰⁶；重松俊章也指出中國南方的烏滸人也有此習俗¹⁰⁷。故對此風俗是否必受斯基泰人之影響，仍存爭議。不過即使如此，胡服¹⁰⁸與騎射¹⁰⁹與內陸歐亞草原文化有密切關係是很明顯的，中國北方戰國時代的北方青銅器，有部分曾受內陸歐亞草原文化，特別是阿爾泰一帶早期游牧人的影響，也為考古學界所承認¹¹⁰。在下一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先秦時期的一些人物圖象，的確帶有斯基泰 - 塞種人的特徵，漢代的胡人造型，與斯基泰 - 塞種人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可見內陸歐亞草原文化與胡的概念

¹⁰² 《戰國策 趙策一》，頁 579。

¹⁰³ 《呂氏春秋 孝行覽 義賞》，頁 781。

¹⁰⁴ 江上波夫 編：《中央アジア史》（東京：山川出版社，1987 年），第一章〈中央アジアにおける人種・民族・文化の形成と歴史の流れ〉，頁 43。

¹⁰⁵ Herodotus, trans by George Rawlinson, *The Persian War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2, pp. 315-316.

¹⁰⁶ 白鳥清：〈觶飲器使用の風習と其の傳播（上）・（下）〉，《東洋學報》第 20 卷第 3、4 號（1933 年），頁 421-445、599-615；江上波夫：〈觶の盟に就て〉，《史學雜誌》第 39 編第 7 號（1928 年），頁 98-99。

¹⁰⁷ 重松俊章：〈觶飲器考〉，收 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會 編：《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京都：八坂淺次郎發行，1930 年），頁 173-189。

¹⁰⁸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頁 45-65。

¹⁰⁹ 拙著：《月氏民族及其與早期東西交通的關係》，頁 114-126。

¹¹⁰ 高去尋 遺著：〈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之問題〉，《史語所集刊》第 70 本第 4 分（1999 年），頁 905-1000；林 澐：〈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新 14 期（2003 年，北京），頁 96-100；梅建軍、高濱秀：〈塞伊瑪一圖比諾現象和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新疆文物》2003 年 1 期，頁 47-57；烏 恩：〈歐亞大陸草原游牧文化的幾點思考〉，頁 437-470；烏 恩：〈論中國北方早期游牧人青銅帶飾的起源〉，《文物》2002 年 6 期，頁 58-77；烏 恩：〈關於北方草原早期鐵器時代文化的若干問題〉，收中國社科院考古所 編：《21 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65-391。

之間的關係，的確值得密切關注，饒宗頤先生曾提示：自大流士以來，華與胡兩種文化，接觸自不尋常，未可等閑視之¹¹¹。但這個問題之複雜度已超出本文所能處理的能力範圍，有待來日的深入處理。

總之，從文獻上之觀察可以看出，胡概念的出現與貉有密切的關係，早期胡地的概念在代北及其周圍地區，林澐先生曾推測匈奴本體的大本營是在趙長城東段以北，這和《史記 匈奴列傳》記載漢初“單于庭直代、雲中”是相符的¹¹²，因此早期活動這個地區的民族，應是後來「胡」概念之由來。

¹¹¹ 饒宗頤：〈塞種與 Soma——不死藥的來源探索〉，《中國學術》2002 年 4 期（總 12 輯），頁 7。

¹¹² 林澐：〈關於中國的對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收氏著：《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 年），頁 381。（原刊《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 年 1、2 合期）

第四節 「胡」字在漢代之語境與語用

2-4-1 「胡」字是泛稱或專稱的問題

「胡」在漢代之語境的問題，其實很早白鳥庫吉就已經發表了他的看法，他說：「凡《史記》、《漢書》中之單稱胡者，皆專指匈奴言之，決不見有指他民族者。」¹但是他的見解卻常遭到質疑²，其實孫機先生也曾指出：「東漢以前，所謂胡，主要指匈奴。」³學界一般均認為：「胡」是我國古代對北部和西北部少數民族的稱呼⁴，如薛英群先生認為：「“胡”，這是一個概念不清，對部分少數民族的籠統稱呼。兩漢時期西北邊郡的少數民族成分比較複雜，據居延、敦煌漢簡記載，除匈奴、羌、氏有明確指實外，其餘均統稱之為胡，如秦胡、盧水胡、胡虜等，實際上包含著當時的多種民族或部落」⁵，因此它應該是一個泛稱。誠然，後來出現的「秦胡」、「盧水胡」等少數民族的名稱，的確有可能指的是匈奴以外的其他少數民族。但在漢代的語言情境中，當「胡」或「胡人」的字詞單獨使用時，它是否真是一個定義模糊的泛稱？這個問題似乎很少人去質疑過。本文便是要重新仔細審視這個問題，透過對漢代文本的分析，來釐清「胡」字在漢代語境中的使用情況。

2-4-2 漢人對「胡」字用法之認知

之前兩節我們已經探討過「胡」字在秦漢之前的本義及其他的用法問題。我們發現胡字最初的本義並無特定民族的指涉含義，不過到了戰國中期以後，它逐漸變成一個用來稱呼北族的稱號，在語意上可謂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轉折。在探討

¹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收《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71。譯本見方壯猷譯：《東胡民族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9。

² 如凌純聲：《松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中研院史語所，1934年），頁10。

³ 孫機：《洛陽金村出土銀著衣人像族屬考辨》，《考古》1987年6期，頁555。

⁴ 高現印：《淺論南陽漢畫中“胡人”特徵及相關問題》，《中原文物》1996年增刊，頁316。

⁵ 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463。

漢代的「胡」字語境之前，必須要先認識到一個事實：我們現在所討論的「胡」字語境使用問題，基本上大多是依據像《史記》等一類的漢代文獻中記載。然而問題在於，譬如像司馬遷在敘述先秦時期的史事時，其用詞筆法習慣，究竟是完全依漢代的書寫習慣，抑或是依照他撰史過程中所依據的先秦史料敘述筆法用詞？這個問題似乎難以解決，一般我們習慣有以下的認知：司馬遷在敘述先秦史事時所寫下的語彙，就應該是先秦時期所流行或通用的語彙。但另一個可能性是司馬遷在撰述先秦時期的史事時，已經使用了相當多西漢時流行的語彙，甚至是完全使用漢代語境中的習慣用詞來敘述先秦的史實。當然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先秦時期的敘事語彙與去古未遠的漢代幾乎沒有差別，這是在探討先秦時期「胡」字的語境時所難以克服的一個困難。

但是在漢代的文獻中應該沒有這種問題，現存成書於兩漢時期的史料，其記事書寫習慣應是反應了漢代當時的語言情境，像司馬遷一類的知識分子在書寫作品時，所使用的應一種當時人約定成俗，在閱讀時不至於產生誤讀的語彙來記載史實，而此種用字遣詞的書寫習慣，應與當時的整個社會情境相符合，以致對當時的閱讀者而言，不會有所謂「現代誤讀」⁶的情況發生。本節現所欲探討的，即是漢代對於「胡」字用法的普遍認知究係為何？

2-4-3 「胡」字大部分指稱匈奴

雖然兩漢的時段長達四百餘年，但「胡」字在漢代的使用習慣，大部分的情況是指稱匈奴，此種例子在漢代的文獻中相當普遍：

《史記·秦始皇本紀》：「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⁷

⁶ 羅志田：後現代主義與中國研究：《懷柔遠人》的史學啟示，《歷史研究》1999年1期，頁104-120。羅志田：夷夏之辨與「懷柔遠人」字義，《二十一世紀》1998年10月號，頁138-145。羅志田：「現代誤讀」的繼續，《二十一世紀》2001年4月號，頁120-1124。

⁷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280。

《史記·平準書》：「其後漢將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⁸

《漢書·文帝紀》：「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荊門，以備胡。」⁹

（史、漢其他類似用例參本節文末附表一）

《新書·過秦上》：「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¹⁰

《新書 卷四·卑勢》：「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千石大縣，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銓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¹¹

《新序·善謀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守御之備具，匈奴不敢輕慢也。」

「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

¹²

《鹽鐵論 卷二·憂邊》：「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然後以為胡制於外臣，即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¹³

《鹽鐵論 卷四·地廣》：「大夫曰：『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¹⁴

⁸ 《史記·平準書》，頁 1421。

⁹ 《漢書·文帝紀》，頁 130-131。

¹⁰ 《新書·過秦上》，頁 2。

¹¹ 《新書 卷四·卑勢》，頁 153。

¹² 《新序·善謀下》，頁。

¹³ 《鹽鐵論 卷二·憂邊》，頁 160。

¹⁴ 《鹽鐵論 卷四·地廣》，頁 206。

《鹽鐵論 卷八·結和》：「大夫曰：『南禽百越，北挫強胡。追匈奴以廣北州。』」

15

《漢紀 孝文皇帝紀上卷第七》：「五月，匈奴寇北地、河南，丞相灌嬰擊之。衛將軍軍長安。上自至高奴，因幸太原，濟北王興居聞上自擊胡，乃發兵反。」

16

《漢紀 孝景皇帝紀卷第九》：「吳王，移書郡國曰：『漢賊臣晁錯侵奪諸侯地，趙王故與胡王有約。』邯鄲有狗與豕交。本志以為『趙王勃亂失類，外交匈奴，似犬豕之行也。』」¹⁷

《漢紀 孝景皇帝紀卷第九》：「鄧都，河東人也。後為鴻門太守，匈奴不敢近鴻門。胡王為偶人像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¹⁸

《漢紀 孝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秦始皇時，使蒙恬將數十萬眾北擊胡，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¹⁹

《風俗通義 卷二·正失·孝文帝》：「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²⁰

又東漢蔡邕所撰之《琴操 王昭君》條亦云：

「昭君有子曰世達，單于死，世達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達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達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²¹

¹⁵ 《鹽鐵論 卷八·結和》，頁 481-482。

¹⁶ 《漢紀 孝文皇帝紀上卷第七》，頁 99-100。

¹⁷ 《漢紀 孝景皇帝紀卷第九》，頁 135-137。

¹⁸ 《漢紀 孝景皇帝紀卷第九》，頁 145。

¹⁹ 《漢紀 孝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頁 178。

²⁰ 《風俗通義 卷二·正失·孝文帝》，頁 97。

²¹ 收《漢魏遺書鈔 三》（台北：藝文印書館，1960 年）。

從王昭君質問世違的對話與她被稱為「寧胡閼氏」(見《漢書 匈奴傳下》)二事來看,匈奴皆等同於胡。因此透過檢視上舉的史料我們可以發現:在漢代,「胡」字的用法等同於「匈奴」的語用習慣其實非常明顯。

「胡」與匈奴等同的關係,尚見於漢代的官名與軍事據點名稱。如:

《漢書·匈奴傳》:「王昭君號寧胡閼氏。」²²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郭昌》:「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²³

《漢書·西域傳》:「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戎胡來附漢也)。鄯善國,本名樓蘭,輔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疏勒國,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²⁴

《居延新簡 E.P.T52:565》:「執胡隧長充貴。」²⁵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1.9》「□破胡令史通丞□。」²⁶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9.2》「□橐佗吞胡隧長張彭祖符□。」²⁷

2-4-4 漢代語境中的胡與東胡

²² 《漢書·匈奴傳》,頁3806。

²³ 《漢書·衛青霍去病傳·郭昌》,頁196。

²⁴ 《漢書·西域傳》,頁3875-3898。

²⁵ 《居延新簡 E.P.T52:565》,頁265。

²⁶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 219:19.9》,頁18。

²⁷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9.2》,頁44。

在兩漢文獻中，族名有胡字者除匈奴外，尚有東胡、西胡、林胡與狐胡。東胡之名如前述依服虔之說是因其「在匈奴東，故曰東胡」(《史記·匈奴列傳》《索隱》)之故。而西胡之得名，據王國維之說是「漢人謂西域諸國為西胡，本對匈奴與東胡言之」²⁸。「林胡」之討論已見前節，現在要釐清的是在漢代，「胡」字是否會與東胡混淆的問題。《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²⁹

此段史料中，匈奴與胡相對應，出現單于字句時，依然書寫成東胡，而不稱胡，足見東胡與胡二者之區分明顯。此外《史記·匈奴列傳》尚有以下書寫形式：

「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³⁰

若東胡在漢代也常稱胡，那麼此段似乎只要書寫成「東襲擊胡」即可，然實際不然，足見在司馬遷心中，「胡」與「東胡」各有所指。其實即使下迄魏晉南北朝，作為東胡後裔的鮮卑人仍不認為他們是「胡」³¹。《宋書·臧質傳》載北魏與劉宋交戰時，拓跋燾在寫給劉宋守將臧質的書信曰：

吾今所遣鬥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氏、羌死，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³²

²⁸ 王國維：《西胡考上》，收《觀堂集林》（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頁606。

²⁹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頁2758。

³⁰ 《史記·匈奴列傳》，頁2889。

³¹ 史籍一般稱其為“虜”或“白虜”，參周偉洲：《試論魏晉時與匈奴有關的諸胡》，收馬大正等編：《中國民族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357註1；馬長壽：《鮮卑與烏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頁247-248。但《後漢書·百官志五·烏桓校尉》仍有「烏桓胡」的記載（頁3626）。

³² 《宋書·臧質傳》，頁1912。

另一個例子是《魏書 卷五十·尉元傳》尉元的上書：

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³³

由此可以看出鮮卑族裔所建立的北魏拓跋政權，在心態上仍未將「胡人」視為是自己人³⁴。當然這可以歸因於游牧民族建立正統王朝後，急欲擺脫曾是游牧民身分出身的心理。但更重要的是，這段話無意間流露出鮮卑與胡人因族裔不同所造成彼此缺乏互信的心態。

2-4-5 西胡名稱的出現

在漢代與匈奴同被胡號的尚有所謂「西胡」。顧頡剛認為《淮南子 精神訓》云：「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及同書 主術訓 又云：「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此兩處之「胡王」，皆指西戎之君，是漢初亦稱西戎為「胡」，顧頡剛認為此開稱西域為胡之先例³⁵。

西域人在漢代被稱為胡可見於以下史料：

《說文解字 玉部 珣》：「珣，石之有光者璧珣也，出西胡中。」³⁶

《說文解字 邑部 鄯》：「鄯善，西胡國也。」³⁷

³³ 《魏書 卷五十·尉元傳》，頁 1113-1114。

³⁴ 參見張繼昊：《北系部落民與北魏政權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5 月，頁 196。

³⁵ 顧頡剛：《西戎君稱胡王》，《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四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 年），頁 2110-2111。

³⁶ 《說文解字 玉部 珣》，頁 19。

³⁷ 《說文解字 邑部 鄯》，頁 287。

《說文解字 玉部 灩》：「灩，西胡毳布也。」³⁸

《漢書·元帝紀》：「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橋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³⁹

此事詳見《漢書·甘延壽、陳湯傳》，傳中曾多次提及「胡兵」一詞，然此傳中之胡兵應非匈奴而係西域諸國之軍隊。

在漢代的語境中，丁零也曾被稱為胡。《說文 鼠部 鼯》：「鼯鼠出丁零胡，皮可作裘。」⁴⁰是丁零在漢代亦被視為是「胡」。到了魏晉時期成書的《後漢書》時，小月氏也稱胡。如：

《後漢書 鄧寇傳》：「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⁴¹

《後漢書 西羌傳》：「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⁴²

西胡一開始之所以同被胡號，可能與東胡是同一個邏輯，即東胡是位於匈奴之東的民族，而西胡是位於匈奴之西的民族。但眾所皆知，胡號後來反而主要是用在西域諸國人民的身上，而非變成東胡後裔烏丸、鮮卑的普遍代稱。但為何西域的城郭諸國也可以使用胡字來做代稱？理由之一很可能是因為容貌相近的緣故。

2-4-6 西胡與胡之共同點

《漢書·西域傳 上》有一條史料很值得討論：

³⁸ 《說文解字 玉部 灩》，頁 668。

³⁹ 《漢書·元帝紀》，頁 295。

⁴⁰ 《說文 鼠部 鼯》，頁 484。

⁴¹ 《後漢書 鄧寇傳》，頁 609。

⁴² 《後漢書 西羌傳》，頁 2899。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蒲犁（及）依耐、無雷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氏羌行國，隨畜逐水草往來。⁴³

這此處所言及之「種」，其概念究係如何？有學者認為「種」的概念是指「以地緣為主的政治關係和社會關係」⁴⁴，但在《漢書》的書寫中，「種」的概念似乎並非如是。「種」在《漢書》的語境中，其詞義除一般習用的「種植」、「種類」之外，尚有下列幾種：

（一）指血脈、血統：

《漢書 陳勝、項籍傳》：「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弟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⁴⁵

《漢書 高五王傳》：「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⁴⁶

《漢書 匈奴傳》：「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⁴⁷

（二）種族：

《漢書 西域傳 下》：「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⁴⁸

⁴³ 《漢書·西域傳 上》，頁 3882-3883。

⁴⁴ 李桂枝：論「種」，收錄於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編：《民族史研究》第一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頁 63。

⁴⁵ 《漢書 陳勝、項籍傳》，頁 1787。

⁴⁶ 《漢書 高五王傳》，頁 1991。

⁴⁷ 《漢書 匈奴傳》，頁 3760。

⁴⁸ 《漢書 西域傳 下》，頁 3901。

《漢書 敘傳 下》：「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⁴⁹

(三) 種落、部落：

《漢書 趙充國傳》：「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⁵⁰

《漢書 陳湯傳》：「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⁵¹

前述《漢書 西域傳》西夜國 條既言「與胡異」，又復言「其種類氏羌行國」，顯然在此「胡」不等同於「行國」。這句話想凸顯的似乎是西夜是「行國」而非「邑國」。顏師古在此句注云：「言不土著也。」即是此種認知。但此「種」是指「種」(種族、種落)或「俗」(行國)？該傳接著在蒲犁國 條下云：「種俗與子合同。」⁵²在此「種」、「俗」二字分開，可見「種」中並未包含「俗」。又在無雷國 條下云：「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⁵³烏孫亦行國，二者「俗」同，但特別提出其服飾類烏孫，只能以其種族外觀的概念來解釋。故此傳中所謂「種」，可能指的是上述之第二或第三種用法，即「種族」或是「部落」之族類。且堪注意者，上述三個「種」之用法皆含有血緣之種姓觀念，並不特別強調文化或社會生活；而「俗」，指的是如行國、邑國一類的生活形態。

而胡是指城郭諸國嗎？王國維曾言此處之胡「乃指西域城郭諸國，非謂遊牧之匈奴」⁵⁴，行定居之實的西域城郭國家確有稱胡者，應無疑義。如《漢書·西

⁴⁹ 《漢書 敘傳 下》，頁 4268。

⁵⁰ 《漢書 趙充國傳》，頁 3982。

⁵¹ 《漢書 陳湯傳》，頁 3010。

⁵² 《漢書 西域傳》，頁 3883。

⁵³ 《漢書 西域傳》，頁 3884。

⁵⁴ 王國維：《西胡考上》，收《觀堂集林》(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頁 607。

域傳》載龜茲王絳賓來朝後：

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喚，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⁵⁵

此處之「外國」，應指西域諸國。《史記·大宛列傳》：

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遍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⁵⁶

又同傳另載戊己校尉郭欽曾趁焉耆兵未還之際，擊殺焉耆國老弱，因此被王莽封為「劉胡子」，是以西域城郭諸國人民被稱為「胡」是沒有問題的。但匈奴亦稱「胡」，然匈奴顯非城郭之邑國而是游牧「行國」，若《漢書·西域傳》中「西夜國」條的「胡」暗示的是城郭之國的話，兩者在語意上就會出現矛盾。故此處所謂之「種」的含意，以種族差異來解釋可能較為合理。西夜的種與胡不同，較像蒙古人種的氐羌民族。呂思勉曾云：

胡字之名本專指匈奴，後乃貽為北族通稱，更後凡深目高鼻多鬚，形貌與東方人異者，舉以是稱焉⁵⁷。

王國維在「西胡考」⁵⁸中論及西域諸國之種族、語言與風俗時，曾說得很清楚：

是故言乎稱號，則同被胡名，言乎形貌語言風俗，則雖有小異，無害大同。

西胡續考⁵⁹一文中說得更具體：

是胡之容貌，顯與他種不同，而其不同之處，則深目高鼻多鬚四字盡之。

⁵⁵ 《漢書·西域傳》，頁 3916-3917。

⁵⁶ 《史記·大宛列傳》，頁 3171。

⁵⁷ 呂思勉：「胡考」，收錄於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 37。

⁵⁸ 王國維：「西胡考上」，收《觀堂集林》（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頁 610。

⁵⁹ 王國維：「西胡續考」，收《觀堂集林》（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頁 617-620。

是中國人貌類胡人者，皆乎之曰胡，亦曰胡子。且深目多鬚，不獨西胡為然，古代專有胡名之匈奴，疑亦如是。晉之羯胡，則明明匈奴別部，而具狀高鼻多鬚，與西胡無異，則古之匈奴，蓋可識矣，獨西域人民與匈奴形貌類似，故匈奴失國後，此種人遂專有胡名，顧當時所以獨名為胡者，實因形貌相同之故。

故在漢代的語境及書寫習慣中，「胡」字除了大部分指匈奴及西域人之外，可能還兼指某種體質外貌的特殊含義。正因匈奴人之長相異於漢人（詳後），所以漢人在談及匈奴之時，腦海中便會同時浮現其異於漢人的體質特徵（正如同我們今天提到到「外勞」一詞時，心中會浮現出東南亞南島民族的體質特徵一樣）。而西域之白種居民同樣被漢人稱為「胡」，是因為西域人也具備了與匈奴類似的種族特徵，此乃西域人後來亦同被胡號之原因。後來的情況，便如王國維所言：「後漢以後，匈奴浸微，西域諸國，遂專胡號」⁶⁰。由於西域人之白種人特徵較之突厥種的匈奴人更為明顯，於是後來「胡人」一詞的實際指涉就逐漸為西域人所取代。

2-4-7 胡、貉之連用

「胡、貉」並稱的用法在戰國文獻中已經出現，本章第三節已有討論，下及漢代，這種用法依然延續：

《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⁶¹

《史記·天官書》：「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⁶²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⁶³

⁶⁰ 王國維：《西胡考上》，收《觀堂集林》（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頁607。

⁶¹ 《戰國策·秦策一》，頁78。

⁶² 《史記·天官書》，頁1347。

⁶³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頁2414。

《史記·李斯列傳》：「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⁶⁴

《史記·匈奴列傳》：「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⁶⁵

《淮南子·齊俗訓》：「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踞反言。」⁶⁶

《鹽鐵論 卷一·復古》：「大夫曰：『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胡、貉，擒單于。』」⁶⁷

《鹽鐵論 卷九·論勇》：「大夫曰：『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虺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如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⁶⁸

《晏子春秋·內諫篇下 第二·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傷害。」⁶⁹

《漢書·揚雄傳 上》：「其辭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⁷⁰

《漢書·晁錯傳》：「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夫胡貉之地，積陰之東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⁷¹

⁶⁴ 《史記·李斯列傳》，頁 2561。

⁶⁵ 《史記·匈奴列傳》，頁 2885。

⁶⁶ 《淮南子·齊俗訓》，頁 783。

⁶⁷ 《鹽鐵論 卷一·復古》，頁 80。

⁶⁸ 《鹽鐵論 卷九·論勇》，頁 536。

⁶⁹ 《晏子春秋·內諫篇下 第二·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頁 96。

⁷⁰ 《漢書·揚雄傳 上》，頁 2552。

⁷¹ 《漢書·晁錯傳》，頁 2283-2284。

2-4-8 「胡越」並舉之用法

其實「胡」在漢代的語境中尚有一種用法，即與「越」並舉而作為漢帝國南北邊疆地區之代表。這種用法亦出現頻繁。如：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雖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皆外接於胡越。」⁷²

《史記·建元以來諸侯年表》：「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⁷³

《新書 卷五·保傳》：「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⁷⁴

《新語·無為 第四》：「秦始皇設刑罰，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⁷⁵

《淮南子 卷九·主術訓》：「今夫權衡規矩，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⁷⁶

《淮南子 卷十六·說山訓》：「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得也。」⁷⁷

《淮南子 卷十九·脩務訓》：「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詵。」⁷⁸

⁷²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頁 802。

⁷³ 《史記·建元以來諸侯年表》，頁 1027。

⁷⁴ 《新書 卷五·保傳》，頁 186。

⁷⁵ 《新語·無為 第四》，頁 62。

⁷⁶ 《淮南子 卷九·主術訓》，頁 623。

⁷⁷ 《淮南子 卷十六·說山訓》，頁 1137。

⁷⁸ 《淮南子 卷十九·脩務訓》，頁 1137-1138。

《淮南子 卷二十·泰族訓》：「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⁷⁹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第一》：「秦既稱帝，患周之敗，內鋤雄俊，外攘胡粵。」⁸⁰

《鹽鐵論 卷一·復古》：「大夫曰：『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⁸¹

《鹽鐵論 卷三·未通》：「文學曰：『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繇賦省而民富足。』」⁸²

《鹽鐵論 卷四·地廣》：「大夫曰：『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安災。』文學曰：『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⁸³

《鹽鐵論 卷七·備胡》：「賢良曰：『……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賢良曰：『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⁸⁴

《鹽鐵論 卷七·執務》：「賢良曰：『若今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⁸⁵

《鹽鐵論 卷七·擊之》：「大夫曰：『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

⁷⁹ 《淮南子 卷二十·泰族訓》，頁 1399。

⁸⁰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第一》，頁 364。

⁸¹ 《鹽鐵論 卷一·復古》，頁 79-80。

⁸² 《鹽鐵論 卷三·未通》，頁 190。

⁸³ 《鹽鐵論 卷四·地廣》，頁 207-208。

⁸⁴ 《鹽鐵論 卷七·備胡》，頁 445-446。

⁸⁵ 《鹽鐵論 卷七·執務》，頁 456。

敵，』文學曰：『其後保胡、越，通四夷，。』」⁸⁶

《鹽鐵論 卷八·結和》：「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⁸⁷

《鹽鐵論 卷八·誅秦》：「文學曰：『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⁸⁸

《新序·雜事 第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⁸⁹

《漢紀 高祖皇帝紀卷第三》：「且季布之賢，不南走越，即北走胡。」⁹⁰

《論衡 第二十五卷·解除第七十五》：「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口耳與人相遠乎。」⁹¹

《論衡 第二十五卷·祀義第七十六》：「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⁹²

足見在西漢時期，胡越並稱的用法反映了漢帝國對南北兩大強鄰潛在威脅的焦慮，而「胡」即代表匈奴帝國的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2-4-9 「胡虜」之用法

漢代胡字另一常見之用法為與「虜」字並稱「胡虜」。

⁸⁶ 《鹽鐵論 卷七·擊之》，頁 471。

⁸⁷ 《鹽鐵論 卷八·結和》，頁 479、481。

⁸⁸ 《鹽鐵論 卷八·誅秦》，頁 489。

⁸⁹ 《新序·雜事 第三》，頁 419。

⁹⁰ 《漢紀 高祖皇帝紀卷第三》，頁 38。

⁹¹ 《論衡 第二十五卷·解除第七十五》，頁 1045。

⁹² 《論衡 第二十五卷·祀義第七十六》，頁 1053。

《漢書·晁錯傳》：「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⁹³

《漢書·李廣 蘇建傳》：「廣曰：『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我擊。』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胡兵終怪之，弗敢擊。」⁹⁴

《漢書·匈奴傳 下》：「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議滿三十萬眾，窮追匈奴。莽將嚴尤諫曰：『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今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⁹⁵

《漢書·王莽傳 中》：「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意口中蚤蟲。』」⁹⁶

《漢書·王莽傳 下》：「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莽猶安之，又下書曰：『今胡虜未滅誅，蠻貊未絕焚。』大赦天下，然猶曰：『及北狄胡虜逆輿；』」⁹⁷

在漢代，匈奴又被稱作「虜」，漢廷皆稱各少數民族為虜，尤其胡虜二字連文⁹⁸。「虜」字本有貶意，《說文》：「虜，獲也。」段玉裁注云：「公羊傳，爾虜焉。故凡虜囚亦曰羖臣，謂拘之以索也。」或有「罪人」之意⁹⁹。

《漢紀·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擊匈奴，皆出

⁹³ 《漢書·晁錯傳》，頁 2278。

⁹⁴ 《漢書·李廣 蘇建傳》，頁 2445。

⁹⁵ 《漢書·匈奴傳 下》，頁 3825。

⁹⁶ 《漢書·王莽傳 中》，頁 4138。

⁹⁷ 《漢書·王莽傳 下》，頁 4152、4157、4163、4181。

⁹⁸ 陳 直：《漢晉少數民族所用印文通考》，收氏著：《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358-359。

⁹⁹ 三原一雄：《匈奴の祖先（二）》，《東洋文化》復刊第 22、23 合併號（1970 年），頁 40。

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¹⁰⁰

《史記·李牧列傳》：「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¹⁰¹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將軍趙破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¹⁰²

《史記·韓長孺列傳》：「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¹⁰³

《漢書·武帝紀》：「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¹⁰⁴

《漢書·李廣附孫陵傳》：「李陵既壯，……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上怒，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眾。今虜入西河，……』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¹⁰⁵

¹⁰⁰ 《漢紀·孝武帝紀五卷第十四》，頁 235。

¹⁰¹ 《史記·李牧列傳》，頁 2449。

¹⁰²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頁 2923、2934、2946。

¹⁰³ 《史記·韓長孺列傳》，頁 2864。

¹⁰⁴ 《漢書·武帝紀》，頁 189、209。

¹⁰⁵ 《漢書·李廣附孫陵傳》，頁 2451-2454。

《漢書·匈奴傳上》：「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¹⁰⁶

《漢書·王莽傳 中》：「夏，……厭難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¹⁰⁷

《鹽鐵論 卷一·本議》：「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¹⁰⁸

然匈奴亦可稱漢人為「虜」，《史記·驃騎列傳》：「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¹⁰⁹足見「虜」字為一對敵人仇恨性之蔑稱，與匈奴之族名似無直接關聯。此種蔑稱亦可用於漢人身上，《史記·劉敬列傳》：

上使劉敬復往匈奴，還報曰：「愚以為不可擊也。」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¹¹⁰

《焦氏易林 卷十五·節之第六十·復》：「北虜匈奴，數侵邊境。」¹¹¹

2-4-10 「羌胡」之用法

「胡」字在漢代的另一種用法是與「羌」並稱「羌胡」。

《漢書·元后傳》：「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¹¹²

¹⁰⁶ 《漢書·匈奴傳上》，頁 2779。

¹⁰⁷ 《漢書·王莽傳 中》，頁 4128。

¹⁰⁸ 《鹽鐵論 卷一·本議》，頁 2。

¹⁰⁹ 《史記·驃騎列傳》，頁 2935。

¹¹⁰ 《史記·劉敬列傳》，頁 2718。

¹¹¹ 《焦氏易林 卷十五·節之第六十·復》，頁 387。

¹¹² 《漢書·元后傳》，頁 4020。

《漢書·趙充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

113

《漢書·翼奉傳》：「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¹¹⁴

《鹽鐵論 卷一·力耕》：「大夫曰：『汝漢之金，纖維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¹¹⁵

《鹽鐵論 卷三·未通》：「御史曰：『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為園圃，卻羌、胡以為苑囿。』」¹¹⁶

《鹽鐵論 卷八·西域》：「胡西役大宛，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¹¹⁷

《鹽鐵論 卷九·險固》：「大夫曰：『羌、胡故近於邊，今不取，必為四境長患。』」¹¹⁸

《東觀漢記·竇固傳》：「(固)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為陷，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¹¹⁹

羌在漢代是與匈奴及漢族鼎足而立的三大民族之一，且習俗與胡人相近，經常與匈奴勾結騷擾漢朝邊境，漢匈戰爭告一段落之後，羌患繼之成為漢朝西陲的嚴重威脅¹²⁰。羌胡連稱的用法在《後漢書 西羌傳》中大量出現，由此可看出在

¹¹³ 《漢書·趙充國傳》，頁 2998。

¹¹⁴ 《漢書·翼奉傳》，頁 3176。

¹¹⁵ 《鹽鐵論 卷一·力耕》，頁 28。

¹¹⁶ 《鹽鐵論 卷三·未通》，頁 190。

¹¹⁷ 《鹽鐵論 卷八·西域》，頁 499。

¹¹⁸ 《鹽鐵論 卷九·險固》，頁 525。

¹¹⁹ 《東觀漢記·竇固傳》，頁 414。

¹²⁰ 管東貴師：漢代的羌族（上）（下），《食貨月刊》復刊第 1 卷 1 期、2 期（1971 年），頁

東後中期以降，於河湟及隴西一帶，胡人與羌族有大量混居的情勢，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民族融合現象。

2-4-11 其他零星之用法

另有「胡狄」、「胡戎」的用法。

《鹽鐵論 卷八·誅秦》：「大夫曰：『秦既并天下，北卻胡狄，西略氐羌。』」

¹²¹

《漢書·枚乘傳》：「昔者，秦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¹²²

《焦氏易林》¹²³中還曾出現「犬胡」、「胡蠻」的用法。

《焦氏易林 卷一·屯之第三·無妄》：「鳴條之圖，北奔犬胡，左衽為長，國號匈奴，主君旄頭，立尊單于。」¹²⁴（又見同書《卷九·明夷之第三十六·升》）

《焦氏易林 卷二·需之第五·巽》：「胡蠻戎狄，大陰所積，涸冰凍寒，君子不存。」¹²⁵

甚至還有胡為犬形的說法：

15-20、87-97。

¹²¹ 《鹽鐵論 卷八·誅秦》，頁 488。

¹²² 《漢書·枚乘傳》，頁 2362。

¹²³ 有關《焦氏易林》的成書年代，胡適曾斷為西漢末年至新莽初期之間（西元 2-11 年），參氏著：《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收陳良運：《焦氏易林詩學闡釋》（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 年），頁 712-713。陳良運則認為此書的作者依然還是年代更早一點的焦延壽，見氏著：學術不可負前人，欺後人——《焦氏易林》產生年代再考，兼評胡適的“考證學方法”，同前書，頁 567-584。

¹²⁴ 《焦氏易林 卷一·屯之第三·無妄》，頁 23。

¹²⁵ 《焦氏易林 卷二·需之第五·巽》，頁 52。

《焦氏易林 卷九·明夷之第三十六·大壯》：「驕胡犬形，造惡作凶，無所能成，還自滅身。」¹²⁶（又見同書《卷十·解之第四十·大壯》、《卷十二·升之第四十六·明夷》）

還有一個異例值得注意，即高句麗曾被稱為胡。

《漢書·地理志 第八下》：

玄菟郡（注云：「應劭曰：『故真番，朝鮮胡國。』」），縣三：高句驪（注云：「應劭曰：『故句驪胡。』」）¹²⁷

但其他資料都把高句驪稱為貊或濊貊，如《漢書·王莽傳》和《三國志·高句麗傳》都稱高句麗為貊，而稱匈奴為胡¹²⁸。為何應劭會稱高句驪為胡？顧頡剛認為這或許意指秦開所卻之東胡，朝鮮、高麗亦在其中¹²⁹，朝鮮為東胡中之一國¹³⁰，甚或秦開所破之東胡實即朝鮮¹³¹。除此之外，我還認為應與先秦及漢代常以「胡、貉」並稱有關。可能因為胡的概念是源自於貉，而漢代人又認為高句麗屬於貉族，故應劭才會將高句驪稱為「胡」。

2-4-12 「秦胡」之問題

在漢代尚有一名詞「秦胡」，也曾引起學界討論。「秦胡」一名見於《後漢書》、《三國志注》以及樊利家買地鉛卷。近來因居延新簡中的三簡，有「秦胡」一

¹²⁶ 《焦氏易林 卷九·明夷之第三十六·大壯》，頁 239。

¹²⁷ 《漢書·地理志 第八下》，頁 1627。

¹²⁸ 孫進己：《東北民族源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19。

¹²⁹ 顧頡剛：漢人稱朝鮮、高麗為「胡」，《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七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 1990 年），頁 5562。

¹³⁰ 顧頡剛：朝鮮為東胡中之一國，《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七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 1990 年），頁 5610。

¹³¹ 顧頡剛：秦開所破之東胡為朝鮮，《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七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 1990 年），頁 5637-5638。

詞的出現，引起學界對「秦胡」一詞詞義的推測¹³²。一般認為漢時匈奴、西域人皆謂漢人為「秦人」¹³³。有學者認為「秦人」當指漢人之原因，因為秦朝比較強盛，曾使強大的匈奴人望風披靡。秦人在匈奴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中原雖已改朝換代，匈奴人仍用「秦人」來稱呼漢人¹³⁴。「秦人」一詞究係指漢人與否，學界曾有過相當的論辯¹³⁵。楊憲益先生早年曾從印度文獻上的「支那」（cīna）一詞，考證出「秦人」實為「羌人」，cīna 實為種族名，而與秦朝無涉¹³⁶，最近吳焯先生又重新詳論此「秦人即羌人」說¹³⁷。漢代「羌胡」與「羌虜」有並用的例子（《漢紀·孝宣皇帝紀》），「胡」與「虜」在漢代通用，故「秦胡」與「羌胡」亦有並用的可能性。惟此「秦胡」之所指爭議之處仍多，有待來日之討論。

經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在漢代的語境及書寫習慣中，「胡」字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指的是匈奴，其他少部分也被稱為胡的，是西域國家之人民及丁零，其原委已如前述，蓋漢代人分類之標準實基於此二者擁有相似容貌之邏輯。僅有一異例是高句驪，可能是受到早先胡、貉並舉的影響。同時胡字也常與「貉」、「越」等字並舉，與貉並舉的原因可能在早期貉族亦是北疆之大族，至於是否與胡有族源關係，則尚待探討；至於胡與越並舉，則純粹緣於此二者早期分別為漢帝國之南北兩大強敵所致。故「胡」字在漢代是否為泛稱？本節透過兩漢史料的語境分

¹³² 邢義田：「秦胡」小議，收《中國史新論》（台北：傳樂治出版，1985年），頁141。

¹³³ 王國維：劉平國治□谷關頌跋，《觀堂集林 下》（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頁980；又參內田吟風、田村實造等譯注：《騎馬民族史1 正史北狄傳》（東京：平凡社，1976年），頁87；譚文參余大鈞譯：《漢書·匈奴傳》箋注，《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2。

¹³⁴ 周國琴：讀匈奴史札記三則，《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3期，頁89。

¹³⁵ 方詩銘：釋「秦胡」，《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79年1期，頁37-39；李鐵：漢劉平國治關刻石小考，《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4期，頁204-206；初師賓：秦人、秦胡蠡測，《考古》1983年3期，頁260-263、281；吳初驤、余堯：居延新獲建武秦胡冊再析，《西北師院學報》1984年4期，頁20-26；邢義田：「秦胡」小議，收《中國史新論》（台北：傳樂治出版，1985年），頁141-157；趙永復：兩漢時期的秦人，《歷史地理》第九輯（1990年），頁190-198；李志敏：《史記》《漢書》中的譯名「秦人」問題，《喀什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3期，頁35-41；弓建中、譚曉林：秦夷、秦人、秦胡，《陝西歷史博物館館刊》第七輯（2000年），頁183-189。

¹³⁶ 楊憲益：釋支那，收氏著：《零墨新箋》（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147-149。

¹³⁷ 吳焯：從佉盧文材料看 cīna 一詞的本源及其成立的年代，《國際漢學》第九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288-294；氏著：「秦人」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221-236。

析，發現其實「胡」字指匈奴的情況還是佔了絕大部分，胡字語意較明顯的泛稱化，演變到後來的專指中亞或印度人而言¹³⁸，可能還要在更晚的時期，甚至還要在魏晉以後¹³⁹。

¹³⁸ 馬 雍：《東漢後期中亞人來華考》，收氏著：《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 54。

¹³⁹ 所謂的「五胡」，很可能僅指匈奴的五部胡，而非匈奴、羯、鮮卑、氐、羌，詳參孫仲匯：《五胡考釋》，《社會科學戰線》1985 年 1 期，頁 141-143；雷家驥：《試論「五胡」及其君長的漢化思考》，「漢化、胡化、洋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中正大學國際會議廳：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主辦，2003 年 12 月 12、13 日）。

附表一 《史》、《漢》中匈奴等同於胡之用例

《史記·韓王信列傳》：「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

《史記·韓信盧綰列傳》：「信恐誅，因與匈奴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

「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
，張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

「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王。
，居歲餘，死胡中。」

《史記·季布列傳》：「季布曰：『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

《史記·主父列傳》：「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

《史記·西南夷列傳》：「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

《史記·韓長孺列傳》：「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

「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

《史記·李將軍列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

「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論衡 第六卷·禍虛》所載亦

同)

《史記·衛將軍列傳》：「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史記·汲鄭列傳》：「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

《史記·匈奴列傳》：「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

「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

「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黥面，得入穹廬。」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春，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

《史記·大宛列傳》：「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

「張騫，經匈奴，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節不失。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

《史記·佞幸韓嫣列傳》：「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史記·大宛列傳》：「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

「其夏，漢亡浞野侯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

《漢書·陳勝項籍傳》：「及至始皇，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漢書·高五王傳 第八》：「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歲發兵反。」

《漢書·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

《漢書·婁敬傳》：「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

「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

《漢書·韓安國傳》：「大行王恢對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

「恢曰：『及後蒙恬為秦伐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漢書·馮唐傳》：「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為意。」

《漢書·蘇建附子武傳》：「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

「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陰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

《漢書·李廣 蘇建傳》：「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胡騎得廣，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匈奴騎數百追之。」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趕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

「武字少卿，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

《漢書·主父偃傳》：「昔秦始皇任戰勝之威，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

《漢書·金日磾傳》：「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

《漢書·匈奴傳 下》：「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

《漢書·西域傳》：「匈奴將即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迺得出。」
「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翁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

附表二 《史》、《漢》中胡、越並舉之用例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

《史記·季布欒布列傳》：「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而南走越耳。」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史記·太史公自序》：「北討強胡，南誅勁越。」

《漢書·諸侯王表 第二》：「漢興之初，海內新定，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

《漢書·五行志 第七下》：「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

《漢書·司馬相如傳》：「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畛也。」

《漢書·晁錯傳》：「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漢書·鄒陽傳》：「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兵加胡越，』」

《漢書·嚴助傳》：「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漢書·嚴安傳》：「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第五節 「胡」字與匈奴族稱之關係

前面我們已探討過「胡」字在漢代的語境問題，漢代人書寫「胡」字時，的確有某些特定的指涉。但「胡」字一詞的來源究係為何？從漢字的語源來看，春秋之前幾乎沒有特別指涉北疆異族的用法，因此「胡」字極可能為自稱而非他稱。故「胡」字與匈奴之間的關係為何？「胡」為何會在漢代成為匈奴的別稱？這是歷來匈奴史研究中所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歷史學者常習慣以共同的族名來聯繫不同時期的歷史人群，並運用聲韻、訓詁之學來聯繫在文獻上不盡相同的族名。而對於同一族名的古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上的地理分布差異，歷史學者常當作是民族遷徙的結果。但這些「族名」所對應的人群是否是同一「民族」，以及這些族名所代表人群的時代變化都經常被略¹。

2-5-1 匈奴古音與中國域外之名稱

匈奴一詞之初現，一般咸認是在周慎靚王三年，秦惠文王七年（即西元前318）年²。匈奴至戰國時，始與中國有交涉。正因匈奴是時去中國較遠，故未為趙所吞併，而後得以自強³。但也有學者認為：匈奴遲至戰國時，仍未與中國接壤⁴，匈奴出現於中國邊塞甚至要晚到秦始皇時代⁵。至於匈奴一詞的古音，白鳥庫吉考為 Hūna、Hunna⁶，內田吟風指出：匈奴的古音作 flōng-nah，被認為與希臘語作 phrounoi 之匈人有聯繫。四世紀時之粟特人之記前趙之匈奴人作 xwn。

¹ 王明珂：〈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收氏著：《華夏邊緣》（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年），頁71、73。

² 顧頡剛：〈匈奴樓煩兵〉，《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六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1990年），頁4295。舒順林：〈“匈奴故地”初探〉，《內蒙古社會科學》1983年1期，頁112。

³ 呂思勉：〈古匈奴居地〉，《讀史札記》（台北：木鐸出版社翻版，1983年），頁405-409。

⁴ 顧頡剛：〈戰國時匈奴不界中國〉，《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五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1990年），頁3696-3697。

⁵ 孫次舟：〈匈奴出現中國邊塞的年代〉，《西北通訊》第3期（1947年），頁9-11。

⁶ 白鳥庫吉：〈東西交涉史上より觀たる遊牧民族〉，《白鳥庫吉全集》第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151。但馬迦特認為印度 Hūna 這個名稱所指的並不是匈奴，參伯希和 著、馮承鈞 譯：〈庫蠻〉，頁14。

漢字“匈奴”與 phrounoi、xwn 音相近⁷。哈隆則認為“匈奴”的古代漢語音作 xbron-no，可與希臘文獻中的 phrounoi 取得一致⁸。馬迦特認為匈奴的古讀若 kung-nu，應該是含有「犬」意義的一種別號，是從吐火羅語中假借而來的。在吐火羅語中，ku-字的從格 kun-即訓為「犬」⁹。

2-5-2 學者對匈奴稱為胡之看法

匈奴為何被稱為「胡」？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非常分歧，可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顧炎武認為：

《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此戎為胡。而下文遂云：築長城以拒胡。是以二國之人而蓋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¹⁰

王國維於〈鬼方昆夷獯豻考〉一文云：

其見於商周者，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際，則曰獯豻；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¹¹

⁷ 內田吟風、田村實造 等譯注：《騎馬民族史 1 正史北狄傳》（東京：平凡社，1976 年），頁 4；譯文參余大鈞 譯：〈《史記·匈奴傳》箋注〉，《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21。但余太山先生認為此族名實為秦穆公時西邊的緄戎，參氏著：〈犬方、鬼方、工方與獯豻、匈奴同源說〉，《歐亞學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23。

⁸ 內田吟風：〈フン匈奴同族論研究小史〉，收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 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88 年），頁 172；譯文參余大鈞 譯：《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89。

⁹ 但伯希和不同意馬迦特匈奴古讀源於印歐語的看法。參伯希和 著、馮承鈞 譯：〈庫蠻〉，收馮承鈞 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4 年），頁 10。

¹⁰ 《日知錄 卷三十二·胡》

¹¹ 王國維：《觀堂集林（上）》（台北：世界書局，1983 年），頁 583。

依王國維的看法，鬼、昆、獫狁、胡等字，皆一聲之轉，此說一出，在學界引起廣大的迴響，如郭沫若即認為「胡即獫狁之異稱」¹²。雖然王國維之鬼方、昆夷、獫狁等同說在學界影響深遠，但仍有學者提出質疑，最常見的質疑是認為鬼方不同於昆夷、獫狁¹³。

梁任公云：

『胡』以匈奴族之自稱得名，因此凡塞北諸族，皆被以胡號。其在最初與匈奴對峙者，惟古代之山戎，故命曰東胡。匈奴西徙之後，復有與彼類似之族出現。其族大率撫有匈奴之舊部，而與匈奴不同系，我族因統名之曰雜胡，諸史所謂雜胡除蒙古外，大抵皆突厥民族，與匈奴同幹別支者也。其主要者，曰柔然、曰突厥、曰回紇。¹⁴

白鳥庫吉認為：

中國人動輒於外國之名稱，有一種厭其長而縮之為一字之風習。……則中國人之所謂胡（Hu），豈非匈奴（Hiungnu）一語之首音匈（Hiun-Hu）之譯音耶？《魏書·官氏志》謂「獻帝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匈奴之省略為胡，似亦從同樣之省略法者也。……Khikha 語謂人曰 Kung，Burjat 語曰 Kun，Kung，Khung；Kalmuk 語曰 Kün，Kümün；Dakhur 語曰 Ku，Khun；則匈奴（Hiungnu Hun）一語當即此等語之轉訛，人之義也。……胡之一語，乃中國人省略匈奴（Hiung-nu）之原名，蒙古語人之義也。¹⁵

¹² 郭沫若：《卜辭通纂》（台北：大通書局翻版，1976年），頁429。

¹³ 參王玉哲：〈鬼方考〉，收氏著《古史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王玉哲：〈鬼方考補證〉，《考古》1986年10期，頁926-929，890；黃盛璋：〈獫狁新考〉，《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2期，頁142-149；李瑾：〈論殷周犬戎族屬極其有關問題——王靜安先生《鬼方昆夷獫狁考》質疑〉，收錄於吳澤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 第二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69-71。

¹⁴ 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台北：中華書局，民69年），頁27-28。

¹⁵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收《白鳥庫吉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頁63-81。譯本見方壯猷譯：《東胡民族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1-18；內田吟風有近似的

馮家昇援白鳥庫吉之說，引土耳其、蒙古、通古斯語為例証：

土爾其語稱人曰 Kun, Kunen

匈奴利語稱人曰 Kun

Woghul 語稱人曰 Kum, Kumn

蒙古喀爾喀語稱人曰 Kun

蒙古喀爾瑪克語稱人曰 Kun, Ku

蒙古達斡爾語稱人曰 Khun, Ku

蒙古布里亞特語稱人曰 Khung, Kung, Kun

認為「大抵胡係匈奴之急讀，皆其自稱之辭。其義已由『胡者天之驕子』一句而知之。」上引之 Ku, Kun, Khun, 正為『胡』字之對音，其義為『人』¹⁶。

持相同看法的還有張博泉先生，他認為「疑胡乃“人”稱，故史稱某胡為某人」¹⁷。舒振邦先生也說：「胡字即東部蒙古語“忽孟”或“混”的譯音，意譯即為“人”的意思。」¹⁸

內田吟風同意「胡」為「人」之義，但他否認胡與匈奴源自同一語：

胡字為其原音接近 Ko、Ho、Hu 的某一特別民族之音譯，恐與土耳其語、蒙古語的 Kun、Ku（人之義）有關。匈奴與胡並非同一語，不然周代的犬戎胡、閼氏胡氏；《漢書》的匈奴胡、匈奴盧胡王；休屠胡佰長·四角胡王之類的印章等就難以解釋。匈奴的名稱恐怕是閼氏胡氏——即六胡氏中的虛連提氏——在臣服其他五胡氏後建國時所創立的一種國號。胡，是單于族與其同族的五胡氏，及

看法，認為胡恐怕與土耳其語·蒙古語的 Kun·Ku（人之義）有關，見氏著：〈周代の蒙疆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卷4-5號（1939年），頁20。

¹⁶ 馮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貢半月刊》第7卷第5期（民26年），頁21-34。

¹⁷ 張博泉：《鮮卑新論》（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頁28。

¹⁸ 舒振邦：〈內蒙古在先秦兩漢時期的發展與各族人民的貢獻〉，收盧明輝編：《北方民族關係史論叢》（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

其臣屬的犬戎胡（即東胡）、林胡等諸胡氏的一個總稱，後來發展成具有國民、族民等意味。匈奴與胡之間的關係，若從後來的鐵勒國（Türk）與其合成族九姓胡（Toghuz Oguzh）之間的關係來看就很容易理解。¹⁹

日人那波利貞認為，匈奴的原音雖然不明，但若與其他漢譯詞呼延、胸衍、胡奴等字比較，可能蒲衣、虞思、虞淵、蒲衍、姑婪、狐奴、呼奴、胡母、胡非等諸詞亦是匈奴原名的其他音譯。中國人將塞外人稱作「胡」，是來自於先秦古國「虞國」，像蒲、薄、亳、虞、吳、傅、胡等皆為同音字之異譯²⁰。

呂思勉在其〈胡考〉一文中認為：

胡之名初本專指匈奴，後乃貶為北族通稱，更後則凡深目高鼻多鬚，形貌與東方人異者，舉以是稱焉。……其但曰胡者，略稱也。居地可以屢遷，俗尚亦易融合，惟形貌之異，卒不可泯，故匈奴、烏丸、鮮卑等人入中原後，胡名遂隱，惟西域人則始終蒙是稱焉，浸假凡貌類西域人者，皆以是稱之，而胡之名，遂自方位之殊，易為種族之大別矣。²¹

呂氏以為胡本匈奴之專名，後易為專指高鼻深目的西域人種，而匈奴、烏丸、鮮卑等族在像貌上則與漢人同。

蒙文通的看法與顧炎武接近，認為胡源於東北之貉族：

《戰國策》、《史記》並言趙武靈王胡服事，《趙世家》、《六國表》同在武靈王之十九年。而《水經·河水注》引《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戌吏皆貉服」。審貉服即胡服，知胡人之即貉人。以貉之族有林胡東胡，

¹⁹ 內田 吟風：〈周代の蒙疆に就いて〉，《東洋史研究》第4卷4-5號（1939年），頁20、29。

²⁰ 那波利貞：〈支那人が塞外人を胡人と總稱する緣由に關する疑〉，收 羽田亨 編：《內藤博士還曆祝賀 支那學論叢》（京都：弘文堂書房，1925年），頁475-542。

²¹ 收錄於 林幹 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7-53。

而胡之名遂代貉而起。²²

胡秋原亦認為胡字起自東北：

然則『胡』是什麼意思呢？一、為孫詒讓之說，以胡即屠何。按《管子》唐人註，即以『屠何為東胡之先』，……胡之一字，起於東北似極正確。……胡即『胡廬』，猶言車帳集中之地乎？然無疑者，胡字得名，確始於東北。……然則胡者先指東方之胡（如初期丁零烏桓），匈奴亦用穹廬，極其大盛，始以胡稱匈奴，而另以東胡稱本來之胡乎？……要之，胡之來源，不外三者：呼揭、車帳、武士三義，而皆對胡馬胡車民族而用。……我相信匈奴是循其先行者丁零之跡，由烏拉山一帶東經西伯利亞，經過上述胡道而入東北一帶，然後向西推進外蒙古及新疆北部的。²³

胡秋原提出了「胡」字先起源自東北地區的假說，並認為「胡」指東胡，後來才變為匈奴之專稱，而胡人是經過他所謂由貝加爾湖呼倫貝爾以入遼東的「胡道」，與燕人及中國接觸的²⁴。

與胡秋原相反，岑仲勉氏則力主胡字是來自西方，與伊蘭語有關，他在〈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一文中提出：

合上所得，知胡字是當日伊蘭民族之稱，然伊蘭之族可以稱胡，舊未有說也。……火教之上帝，亦曰 ahura Mazdoh，Hang 氏曾言 ahura 之語，非專用以精神，亦可用以稱人。我國於冠首元音字——尤其是短 a——常省略不譯，如是，則 hu=胡。……伊蘭族之稱胡人，係因其信奉火教而得名，否則取家主（Hauo herr）之義而得名，……都是善意，敬意之稱謂，絕非惡意或蔑視意之稱謂。……

²²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收《蒙文通文集 第二卷 古族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154。

²³ 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台北：學術出版社，民77年），頁637-639。

²⁴ 胡秋原認為「胡道」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胡道即俗稱的絲路草原道；狹義的胡道則指二線：一是由河西走廊經準噶爾出伊犁，二是由貝加爾湖呼倫貝爾以入遼東。見《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頁362、364、628。

抑火教之 Ahura 其義同乎歐人之 God，今匈奴書云：『胡者，天之驕子』立言復相暗合，余是以信匈奴之為『胡』，與伊蘭之為『胡』，初無二致也。……前文所考匈奴有西來痕跡，並非認是阿利安種，只擬為從西北徙來之突厥種，其人先與伊蘭近居，自不難挾伊蘭胡以俱至（例如突厥既定西方後，其國有九姓胡不少），則《晉書·載記》所說，亦非無因。²⁵

依岑仲勉之意，知「胡」本指中亞伊蘭²⁶。

徐中舒認為：

胡既由頸或頤下垂肉得名，則此本應為中國固有之稱，而非由音譯。蓋其初本以稱居鄰中國北方，而與中國文化風俗相異之林胡。及匈奴興起後，因其居地相同，遂轉移以為匈奴之稱。林胡在春秋時或作令狐，……林與令同為狄之次一輔音來母之音譯，……又狐與胡古同屬魚部，故得相通。……狐本為北族之稱，自《詩》、《易》以狐為狐狸之名，於是西元前三世紀後遂別以胡為北族之稱矣。

27

徐中舒之說的重點在於指出「胡」初指林胡，後才轉稱匈奴，而「胡」乃源自「狐」，為北族之稱，與中國視北狄為犬種有關。他更進一步認為胡與北狄不同，胡實為西元前三世紀時匈奴之特稱，所以別於前此之北狄也。²⁸

陳寅恪認為：

胡本匈奴（Huna）專名，去“Na”著“Hu”，故音譯曰胡，後始以之通稱外族。

29

²⁵ 林 幹 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9-36。

²⁶ 岑仲勉：〈漢族一部份西來之初步考證〉，收氏著《兩周文史論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年），頁 28。

²⁷ 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今古論衡》第 3 期（1999 年），頁 180-182；另參氏著：《先秦史論稿》（成都：巴蜀書社，1992 年），頁 117。。

²⁸ 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墟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頁 180-181。

²⁹ 陳寅恪：〈五胡問題及其他〉，收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黃盛璋先生贊成此說，認同“胡”當譯為“Hu”，而-na 或為多數語尾³⁰。對陳寅恪之說，饒宗頤認為印度笈多時期碑銘均稱匈奴為 Hūna，實有二音，去 na 而僅存首音，似不近理。他提出一種新說，指出「胡」實源自於早期西亞之 Hurrian：

Hurrian 在埃及文獻原稱為 Hrw (Hur)，在楔形文史料出現於 Mari 區域所見的稱 Hur-lili。我認為 Hrw、Hur 即是“胡”這一名稱的來源。……匈奴所以自稱為胡，可能即取自此以養馬聞於世的 Hrw、Hur 為名。……可能“胡”一名先時即取自 Hrw 的國王以通指塞種諸戎，漢後襲用之，故“胡語”亦得通指塞種各種語言。

31

顧頡剛認為〈小孟鼎〉中的「𠂔」字，古文「聞」，「鬼方」、「混夷」、「串夷」、「犬夷」、「獯鬻」、「葷粥」、「薰育」、「胡」、「戎」，均此音之漢化³²。而匈奴之「奴」字，他認為同支那之「那」，倭奴之「奴」一樣，恐均所著之語尾，表示其為民族或國家或地方者，如土耳其斯坦之「斯坦」然³³。

林幹的看法是：

再從葷粥、獯鬻、匈奴的語音進行分析、比較，這三個族名都可能是一音之轉，尤其葷、獯、匈三字，甚至可說本來就是一個語音的不同譯法（僅用字不同）。而匈奴的「匈」字與戰國秦漢時代作為匈奴的專用名稱的「胡」字，如果急讀，也是屬於 Hun，也都是一個音，與英文文獻中 Huns 的 Hun，羅馬文獻中 Hunni 的 Hun，也都是一個音。³⁴

1997 年)，頁 211。

³⁰ 黃盛璋：〈獯鬻新考〉，《社會科學戰線》1983 年 2 期，頁 147。

³¹ 饒宗頤：〈上代塞種史若干問題〉，《中國文化》第 8 期（1993 年），頁 165-170。

³² 顧頡剛：〈殷遺民流竄西北者結合鬼方以周〉，《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九卷（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 1990 年），頁 7323-7324。

³³ 顧頡剛：〈支那與匈奴名〉，《顧頡剛讀書筆記 第四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年 1990 年），頁 1956。

³⁴ 林 幹：〈試論匈奴族的族源族屬及其與蒙古族的關係〉，收《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79-80。

李符桐認為：

故曰戎曰狄者，乃漢人稱之，初亦無輕蔑之意，曰胡曰匈奴乃其本名耳。³⁵

另外頓嵩元的看法也很特別，他認為：

為什麼稱胡？《爾雅義疏》曰：「鵪鶉鳥，似雉，青身，白頭。《釋女》鵪，本亦作突，胡字或作鵪，是古本作突胡，俗加鳥也。《御覽》九百二十八引孫炎曰：鵪鶉，水鳥。按：即白頭鳥也。《吳志 諸葛恪傳》注引《江表傳》曰：會有白頭鳥集殿前，權向何鳥，恪曰：白頭翁即此鳥矣。」胡，即突胡，胡人這個部落似以突胡為圖騰，故稱胡。³⁶

姜亮夫認為：

匈奴也是夏民族，匈奴之名，……當為獯鬻、獫狁一聲之轉。……按胡當為夏之聲轉。……故西胡好似西夏。³⁷

唐善純持相同看法，他認為：

“匈奴”急讀即“胡”。《廣雅·釋詁》：“胡，大也。”《論衡·正說》：“夏者，大也。”胡、夏上古同音又同義，夏與匈奴是同一個名稱的演化。……“夏”是阿爾泰語 γa 的音譯，本義為高大。“華”是 γa 的另一種譯法，本義與夏相同。……實際上“昆吾”急讀即“胡”，……“昆吾”不過是“胡”的另一種寫法而已。……故“昆吾”也就是“匈奴”，也是“夏”。……獯鬻、葷粥、獫狁、鬼方等，漢字寫法雖異，

³⁵ 李符桐：《邊疆歷史》收《李符桐論著全集》第一冊（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頁50。

³⁶ 頓嵩元：〈中原胡姓與北方胡人考〉，收劉乃和等編：《歷史文獻與民族文化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290。

³⁷ 姜亮夫：〈夏殷兩民族若干問題彙述〉，收氏著：《古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278、282。

但詞根皆是 khun。這個音當為“胡”或“匈奴”的對音。³⁸

日人三原一雄也贊成胡與夏同音，甚至與朔也是同音：

「朔方」即「夏方」，……「朔」，依《廣雅·釋言》：「朔，蘇也。」《廣韻》：「朔，所角切（Sak。）」，「蘇，素姑切（Suo）」；「夏」，《廣韻》：「胡雅切（Xa=Hsia=Sia）」；「胡」，《廣韻》：「戶吳切。（。Xuo）」，雖看似稍異，然因「（。Xuo）」與「Hsuo=（Suo）」同聲，故「胡」無非是「朔」、「夏」之音轉。³⁹

葉舒憲、蕭兵、鄭在書三人在其合著的《山海經的文化尋蹤》中認為：

其實，胡與匈、渾、葷、昆都是有語音牽連的。……“胡”有“子”義，相當於“孤涂”；“胡”為“孤涂”之合音。⁴⁰

他們採陸思賢之說，認為孤涂即匈奴骨都侯的「骨都」，指人的拳頭，是北方胡人象徵權力儀仗的一種形式，而且“胡”字確有多鬚之意⁴¹。葉舒憲更直指“胡”字本義為鬚鬚，而鬚鬚旺盛是中亞、西亞諸民族區別於華夏人種的一大特徵，上古中國人著眼於此而將西北少數民族通稱為“胡”或“胡人”⁴²。

縱觀上述學者之看法，可歸納為下列幾種說法：

一、「胡」是匈奴之省稱，或急讀。

此說多得自王國維之暗示⁴³，支持此說者占大多數，計有白鳥庫吉、呂思勉、馮家昇、陳寅恪、林幹等學者都持類似的看法。

³⁸ 唐善純：《華夏探秘——上古中外文化交通》（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94、96、106、125。

³⁹ 三原一雄：〈匈奴の祖先（一）〉《東洋文化》復刊第21號（1970年），頁26；〈匈奴の祖先（二）〉，《東洋文化》復刊第22、23合併號（1970年），頁40。

⁴⁰ 葉舒憲、蕭兵、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933-935。

⁴¹ 同前注，頁934-946。

⁴² 葉舒憲：《英雄與太陽》（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年），頁239。

⁴³ 王國維：《定本觀堂集林（上）》（台北：世界書局，1983年），頁583。

- 二、源自東胡、林胡。(顧炎武、蒙文通)
- 三、為匈奴之自稱。(梁啟超、李符桐)
- 四、胡為「人」之義。(白鳥庫吉、馮家昇、張博泉)
- 五、出自「狐」，為北族犬種之稱。(徐中舒)
- 六、源自呼揭、車帳、武士。(胡秋原)
- 七、源自波斯《火教經》中之 Ahura Mazdoh 神。(岑仲勉)
- 八、源自西亞之 Hurrian 人之名稱 Hrw、Hur。(饒宗頤)
- 九、為「夏」之聲轉。(姜亮夫、唐善純、三原一雄)
- 十、來自於先秦古國虞思之「虞」與蒲衣之「蒲」。(那波利貞)
- 十一、來自於「鷓鴣」這種水鳥，胡人以此為圖騰。(頓嵩元)
- 十二、為「孤涂」(骨都)之合音，指人的拳頭(象徵權力)，且有多鬚之意。(葉舒憲、蕭兵、鄭在書)

綜觀上述各家說法，以第一種急讀說在學界影響最深，但若此，何不直接省稱為「匈」而另以新詞「胡」字代之，似得不到合理之解釋。另一種有影響力的說法是第九種之「夏」聲轉說。的確，胡與夏在古音上相當接近，但匈奴為夏后氏苗裔⁴⁴之說法，我們也不清楚這是華夏對異族族源的想像，或是游牧民族本身為了攀附而宣稱的祖源⁴⁵。本文傾向認為胡字還是應從匈奴自稱方面去解釋。

2-5-3 「胡」字應為自稱及譯音

「胡」或「匈奴」二詞的字義，其來源有以下三種可能性：

- 一、純為音譯，可能為該民族之自稱。
- 二、「匈奴」或「胡」皆為義譯。為漢族對此族基於主觀意象而給予之族稱。
- 三、為音譯加義譯。

G.Clauson 曾提示利用漢文資料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時須注意幾個問題：

(一) 絕對的肯定有時是難以做到的，所得出的一切或多或少是對可能性的自我

⁴⁴ 《史記 匈奴列傳》，頁 2879。

⁴⁵ 王明珂：〈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史語所集刊》第 73 本第 3 分（2002 年），頁 599。

評估。(二) 中國漢文史料必須進行適當的嚴格研究。某一時代的陳述可能指同時代某個部落語言，而那個部落在當時能承襲了其他部落的名稱，那些其他部落過去曾占據此地，但後來則不一定還繼續待在原地。也不能以為突厥、蒙古、通古斯語詞的漢文翻譯總是正確的。漢文可能是意譯，也可能是猜測，甚至是明顯的錯誤。同樣也不能假定漢文對“夷人”詞彙的描述與其原意非常接近。由於漢人隨意省略音節以代替外來詞的傾向使這種粗糙更為明顯，不管原詞的長短，他們用漢語音節代替外來詞時，試圖不僅在在語音上使用最為接近的字，而且在意義上也要恰當（通常帶有貶意），對後者的重視勝過前者。(三) 最後還有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即上古漢語的讀音要歸功於高本漢，即便他的重建是正確的，他的重建是公元前後幾個世紀裡的漢語方言，我們不能肯定我們所依賴的史籍所使用的方言正與高本漢教授重建的方言吻合⁴⁶。岑仲勉先生也曾討論上古音譯問題時表示：

遇討論音譯時，凡夫通變，方音，譯例及重譯等問題，都應在考慮之列。⁴⁷

不過通觀上述各家之說，以第一種可能性較高，即「胡」為音譯，而且可能為該民族之自稱。《漢書 匈奴傳上》：「其明年，（孤鹿姑）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⁴⁸此處大漢與強胡對提，可以顯示匈奴自稱為胡⁴⁹，而“匈奴”和“胡”皆非漢族人對這個游牧民族的蔑稱，而是他們的自稱⁵⁰。而上述諸說中，胡為「人」之義的說法在文獻上有一例證。《史記·趙世家》：「我先王……，又取蘭、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此處之林人《正義》云：「即林胡也。」⁵¹似暗示「胡」與「人」可通。因此「胡」字之原意可能為人，進而演變成為其族名，突厥碑銘中的 Oghuz（烏古斯）或源於此。

⁴⁶ 見 G.Clauson 著，牛汝極、黃建華 譯：〈突厥、蒙古、通古斯〉，《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 2 期，頁 116。

⁴⁷ 岑仲勉：〈三伏日紀始〉，收氏著《兩周文史論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年），頁 175。

⁴⁸ 《漢書·匈奴傳上》，頁 3780。

⁴⁹ 徐俊：《中國古代王朝和政權名號探源》（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67-69。

⁵⁰ 趙秉昆：〈匈奴〉，收文史知識編輯部 編：《中國古代民族志》（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65。

⁵¹ 《史記·趙世家》，頁 1806。

2-5-4 「胡」字與 Oghuz 之關係

早年 Martin Hartmann 曾提出漢史之「胡」為突厥碑文 Oghuz 略稱，Hu 即 Weatlische Barbaren（按：西方蠻族），亦即 Oghuz 之假設，但遭白鳥庫吉批為附會⁵²。不過白鳥氏在〈東胡民族考〉⁵³一文中，曾提到《魏書 卷一一三·官氏志》：「獻帝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⁵⁴的記載。我認為「紇骨」與「胡」當有某種關係，Martin Hartmann 之說亦值得重新思考。元魏之所以改紇骨氏為胡氏，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如白鳥庫吉所言，純為紇骨一詞之省讀。但除此外仍存有第二種可能性，即透露出當時的鮮卑人認為：「紇骨」之語源與漢代（包括漢以前）常用的「胡」字，不是同音就是同義。這就為我們在探索胡字語源問題時，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北朝時去漢未遠，又是游牧民族所建立之政權，也許較能理解胡語之原意。類似的例子見於對「單于」一詞的理解，《索隱》曾引《玄晏春秋》⁵⁵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由於漢代對於匈奴語留下的解釋不多，特別是欠缺對「胡」的解釋，因此北朝時代的理解就特別值得重視。

「紇骨」一作「護骨」，原屬高車部落，《北史·高車傳》：「其種有……護骨氏。」⁵⁶《隋書·鐵勒傳》中載：「伊吾之北，傍白山，則有……紇骨。」⁵⁷鐵勒即高車，姚薇元指出拓跋氏出自鮮卑西部，其種本雜有丁令（即高車），疑獻帝「七分國人」時，以其長兄攝高車紇骨部，因以為氏⁵⁸。另外陳慶隆先生認為「紇骨」與黠戛斯有關⁵⁹，而錢伯泉先生則指出「護骨」（hugur）當是「呼揭」（hugir）

⁵²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頁 71；譯本見方壯猷 譯：《東胡民族考》，頁 9。

⁵³ 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頁 78。

⁵⁴ 《魏書 卷一一三·官氏志》，頁 3006。

⁵⁵ 為西晉皇甫謐所著，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其地近匈奴。參《晉書·列傳第二十一·皇甫謐傳》，頁 1409、1418。

⁵⁶ 《北史·高車傳》，頁 3270。

⁵⁷ 《隋書·鐵勒傳》，頁 1879。

⁵⁸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 年），頁 9-10。

⁵⁹ 陳慶隆：〈堅昆、黠戛斯與布魯特考〉，《大陸雜誌》第 51 卷第 5 期（1975 年），頁 1-2。

之音變⁶⁰。馬長壽⁶¹與段連勤⁶²亦持類似的看法，認為鮮卑部落中雜有不少丁零⁶³。馬長壽指出“紇”與“護”為同音，他舉《新唐書·回鶻傳》：「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⁶⁴以此知紇骨即護骨。他更進一步說：

鮮卑人不自稱為胡，而以匈奴和西域人為胡。所以改紇骨氏為胡氏，除了音譯之外，似還有意譯的意思在內。⁶⁵

馬長壽的意見極具啟發，他提示「紇骨」之改為「胡」，除了音近之外，恐怕在鮮卑人眼中，紇骨即為胡，或屬與胡極為相近之族類。而「紇骨」一詞，有學者認為即「Oghuz」（烏古斯）之漢譯⁶⁶，而“胡”即為“紇骨”的略音便譯⁶⁷。烏古斯是突厥語群中的一族，且由九支族組合而成，而操突厥語的族群之發祥地，可能是在劍河（Kem iramği）及阿巴康（Abakan）與 Tuba 附近的區域⁶⁸。在成書於十一世紀的《突厥語大詞典》中，烏古斯一詞被解釋為「突厥部落之一，烏古斯人就是土庫曼人。」⁶⁹Oghuz 一詞，首見於在蒙古高原所發現八世紀上半葉用如尼文撰寫的突厥碑銘，寫作 Toquz Oghuz（九姓烏古斯）或 Oghuz（烏古斯）⁷⁰，

⁶⁰ 錢伯泉：〈烏揭——阿爾泰歷史和草原絲路的早期主人〉，《西域研究》2000年4期，頁22。

⁶¹ 馬長壽：《鮮卑與烏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頁245-252。

⁶² 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25-142。

⁶³ 關於北魏與高車部落之關係另參張繼昊：《北系部落民與北魏政權研究》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6月），頁227-254。

⁶⁴ 《新唐書·回鶻傳》，頁6111。

⁶⁵ 馬長壽：《鮮卑與烏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頁247-248。

⁶⁶ 李樹輝：〈秦漢至突厥崛起之前的烏古斯歷史考辨〉，《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1期（2000年），頁30。

⁶⁷ 李樹輝：〈烏古斯與突厥、回鶻、突厥蠻關係考（上）〉，《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第22卷4期（2001年），頁36。

⁶⁸ Faruk Sümer 著，陳慶隆 譯，〈烏古斯（Oğuz）族導言〉，收台大歷史系 編：《亞洲研究譯叢》第三、四集合訂本（台北：台大歷史系亞洲研究譯叢編委會出版，1971年），頁990-100。

⁶⁹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著，校仲彝 等漢譯：《突厥語大詞典 第一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62。

⁷⁰ 李樹輝：〈論烏古斯與回鶻〉，《喀什師範學院學報》第20卷4期（1999年），頁31-33。有關此碑文之內容及釋讀等相關研究，可參考韓儒林之譯文及考釋：〈蒙古古突厥碑文〉、〈讀闕特勤碑札記〉、〈讀苾伽可汗碑札記〉，另有岑仲勉：〈跋突厥文闕特勤碑〉，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述略〉，林幹：〈古突厥文碑銘札記〉，以上均收林幹 編：《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選集》（台北：中華書局，1987年），頁465-594。專書方面可參考克利亞什托爾內 著，李佩娟 譯：《古代突厥魯尼文碑銘》（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鶻文書導論》（台北：

其發音中之-gh-之字本皆應作-γ-⁷¹，則 Oghuz 應作 Oγuz⁷²。Oghuz 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名稱，幾乎是指古突厥人，Oghur 則為其顫音化的形式⁷³。關於 Oγuz，一般有兩種解釋：一是將 Oγuz 作部落解，如羽田亨認為 Oγuz 一詞原係突厥族之名稱，並贊同 Thomsen 所提 Oγuz 為部族名的見解⁷⁴；一是如伯希和所主張的，認為 Oγuz 相當於漢語的“姓”⁷⁵。

或許我們可做這樣的一個假設：即「胡」之得名，可能與做為早期突厥族群的古老族稱「烏古斯」有語源上之關連。伯恩斯坦曾主張作為匈奴貴種之一的呼衍氏，可能 Oguz 有關，他甚至認為烏護汗即是冒頓單于，諾音烏拉第六號墓的牡牛圖案銀牌，是呼衍氏之圖騰⁷⁶，而有關 Oγuz 名稱的含意解釋中，小公牛即是其中一種解釋⁷⁷。遲至西元 600 年左右，九姓烏古斯聯盟中仍有稱為「渾」的部落（參《新唐書·回鶻傳》⁷⁸）。匈奴與丁零系統的民族可能有同源異流的關係，皆屬突厥系或與突厥關係密切之民族，有學者認為將所謂斯基泰文化傳至蒙古地區的中介者，或許就是丁零、堅昆等突厥系民族⁷⁹。他們之間有語言、族源與種族形貌之類似性。王日蔚曾舉證匈奴與丁零為同種，他舉《魏書·高車傳》謂其語言為「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⁸⁰，又《魏書·西域傳》云：「悅般

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年），耿世民、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鄂爾渾—葉尼塞碑銘語言研究》（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 年）。

⁷¹ 畢長樸：〈釋「回紇」〉，《漢學研究》第 8 卷第 2 期（1990 年），頁 224。

⁷² 陳慶隆：〈堅昆、黠戛斯與布魯特考〉，《大陸雜誌》第 51 卷第 5 期（1975 年），頁 2。

⁷³ 哈密頓（James Hamilton）著，耿昇 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第 4 輯（1983 年），頁 131。

⁷⁴ 羽田亨：〈九姓回鶻と Toquz Oγuz との關係を論ず〉，收《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 上卷 歷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7 年），頁 325-394。

⁷⁵ 片山章雄 著，邢玉林、劉世哲 譯：〈關於 Toquz Oγuz 和“九姓”的若干問題〉，《民族譯叢》1986 年 5 期，頁 45。

⁷⁶ 阿 赫 拉菲可夫 撰、余 元 譯：〈評伯恩斯坦著的匈奴史概要〉，《歷史教學》1953 年 7 期，頁 30。

⁷⁷ 李樹輝：〈論烏古斯和回鶻〉，頁 31。

⁷⁸ 《新唐書·回鶻傳》，頁 6111。

⁷⁹ 羽田明：〈イスラームとトルコ民族〉，《オリエント》Vol.14/2（1971 年），頁 112。事實上即使連後世之突厥，其祖源也頗具西方起源色彩，參內田吟風：〈西突厥初世史の研究〉，收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社，1975 年），頁 430-431；芮傳明：〈阿史那人“史前”居地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 2 期，頁 165-176。

⁸⁰ 《魏書·高車傳》，頁 2307。

國在烏孫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涼洲人由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語言與高車同。」⁸¹可證高車與匈奴為同族⁸²。其實《魏書·嚙唃傳》曾謂嚙唃「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⁸³，此處之「諸胡」，雖可解釋為西域伊朗系之民族⁸⁴，但也未嘗不能解釋為匈奴系民族，《魏書》將嚙唃之語言與蠕蠕、高車及諸胡做比較，有暗示此三者語言接近的意味，而也有學者認為鮮卑人（甚至烏桓人）是操突厥語的⁸⁵。準此，則為匈奴與高車語言接近之又一例。在種族外貌上，丁零之種族外型有明顯之高加索種混血⁸⁶，如此又與匈奴之種型亦接近（詳第四章）。在族源上，他們可能都屬自南西伯利亞南下之族群。

與「胡」或「烏古斯」發音類似的某個原音，很可能是該地區居民很早的血緣團體自稱。大概自東周時期起，他們便陸續南下移居至中國北方而為華夏族所知悉。中國古籍中之北狄多為丁零系⁸⁷，故匈奴被稱為胡，可能與烏古斯族系的古老自稱有關。烏古斯並非是個政治性群體的概念，而是一個血緣性群體的概念⁸⁸，因此匈奴之所以會自稱為胡，或者對漢人稱他們為胡沒有異議，極可能緣於他們是與烏古斯族系民族有某種程度的血緣關連，而匈奴人可能是屬於操突厥語

⁸¹ 《魏書·西域傳》，頁 2268。

⁸² 王日蔚：〈丁零民族史〉，《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 2 期（1936 年），頁 96-101。

⁸³ 《魏書·嚙唃傳》，頁 2279。

⁸⁴ 余太山：《嚙唃史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6 年），頁 12-13。

⁸⁵ Peter A. Boodberg, "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no. 1 (1936), pp. 167-185. G. Clauson 著，牛汝極、黃建華 譯：〈突厥、蒙古、通古斯〉，《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 2 期，頁 121-123。周建奇：〈關於「桃花石」〉，《內蒙古大學學報》1985 年 4 期，頁 57-65；余太山：〈關於 Huns 族源的臆測〉，《文史》第 34 輯（1992 年），頁 286-288。

⁸⁶ 對此，可參見周連寬：〈丁零的人種和語言及其與漠北諸族的關係〉，收林幹 編《突厥與回紇歷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55-85。Bahaeddin Ogel 著，陳慶隆 譯：〈匈奴以前之中亞〉，《大陸雜誌》第 41 卷第 11 期（1970 年），頁 8-32。萬繩楠 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始講演錄》（台北：雲龍出版社，1995 年），頁 103-112。吉謝列夫 著，莫潤先 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下冊（烏魯木齊：新疆社科院民族研究所，1985 年），頁 69-70。

⁸⁷ 重要的主張參馬長壽：《北狄與匈奴》（北京：三聯書店，1962 年），頁 1-21；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1-79；王日蔚：〈丁零民族史〉，《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 2 期（1936 年），頁 83-96；張煉：〈試述歷史上的丁零〉，《西北民族文叢》1983 年 3 期，頁 10-24。

⁸⁸ 李樹輝：〈論烏古斯與回鶻〉，頁 30。

（或與突厥語接近）的部落⁸⁹。

⁸⁹ G.Clauson 著，牛汝極、黃建華 譯：〈突厥、蒙古、通古斯〉，《西北民族研究》1991 年 2 期，頁 125。

小 結

“胡”，是一個經歷長期演變的種族文化概念¹，各時期的內涵都在變化之中。研究胡的來源要面對的問題點相當多，而且有很多都是筆者能力所難以解決的特別是古文字學與古音學的部分，但筆者還是就能力所及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胡字之用於指涉塞北民族，是始自於戰國，雖然之前的金文中曾出現過「𠂔」字，即使該字等同於後來的胡字，但兩者所指示否是同一對象目前是存疑的。西周及春秋時期的胡國也似屬華夏而非戎狄。胡字在戰國時指涉的對象主要有東胡、林胡及中山國。但經分析指涉林胡與中山的比例明顯高於東胡，本文認為東胡與胡應有區別，不宜混為一談。

就胡概念之來源而言，胡最初是與貉（貊）一起出現的，兩者經常並舉，胡服可能即是貉服。因此華夏對胡的概念似透過貉的階段才慢慢成形的。至於胡是否等同於貉？本文目前持保留之態度。而胡地的概念與貉活動的地域大致相符，約為今日山西北方即古時代北一帶及其鄰近區域。早期胡另外亦具有文化之概念，在文獻上表現者為胡服與騎射，皆與內陸歐亞草原游牧文化有關，特別與中亞之斯基泰 = 薩加民族之文化有相當程度之一致性。

從漢代的語境分析，可以得知胡人主要指匈奴，與東胡仍有區別，部分指的是西域人，西域人稱胡的情況在東漢以後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至於匈奴人為何自稱為胡？這是一個目前難有共識的難題，本文嘗試提出一種推測，即「胡」與較晚出現的「烏古斯」，可能有相同的語源，而胡可能與早期活動南西伯利亞的早期游牧民族有語言、種族與文化上的關連性。

¹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